

雍在游俠伝

雍正遊俠傳 卷下

第十七回 廉親王審問雍正 淨修僧出訪遊龍

話說廉親王聽了雍正的話，開言道：「爾說不是假冒，究竟是爾一面之辭，很難憑信。現在我舉出一件事，就可以證明爾是假冒，不是假冒。爾可肯據實回答？」雍正帝道：「什麼事？」你儘說，我可以回答。就回答。你廉親王道：「聖祖大漸的當兒遺詔上，原寫着傳位十四皇子。今上把十字加上一畫，一剔，改成了于字。爾倘然不是假冒，定然知道此事。你且說來，我們就可以決定你了。」雍正帝聽了，心頭大大震動，暗忖：「我這件機密大事，他們如何會知道？現在把我當做小孩子，想哄出我的話來。我豈不知關係的重大？一認改詔，我就是個罪犯。如何再好？君臨天下，只聽廉親王道：「爾能否據實回答？」雍正帝道：「朕

受皇考宏恩拔朕於諸子之中付朕以宗社之重煌煌遺詔天下臣民久已共見共聞何嘗輕改一畫半剔此種謫言究從何來爾等竟敢據以誣朕須知朕與皇考實係一體誣朕即是誣皇考爾等縱叛逆究係仁皇帝子何忍以此誣反聖德如天之仁皇帝仁皇帝在天之靈見爾等如此喪心狂病當亦深爲痛心廉親王祐貝子再三駁詰雍正帝矢口不承沒法奈何只得仍舊把他軟禁在後軒派社友論流看守且暫按下却說怡親王允祥自從那日雍正失蹤之後焦急異常跟舅舅隆科多商議一面派遣血滴子在近京各地找尋一面喚出近侍太監盤問失蹤這一日的起居動靜逐細探索依然毫無朕兆廉親王却道此種空中探索類於大海撈針我看這一班血滴子人員多半是江湖傑黠梟獍異性狼子野心主子忽地失蹤這裏頭難保不別有關係我們別被他們瞞過了據我意思對於這一班人倒不能輕易

放手。怡親王聽了向隆科多道。舅舅聽此論如何。隆科多遲延了半晌開言。道這一班人都是王子親自風塵物色搜隻來的四方精銳那裏會有錯誤。廉親王道知人知面不知心誰能保得住他一輩子不爲非作歹。隆科多道廉王爺的話也不爲無見我來細細查一下子不難水落石出從此之後隆科多就到雍正帝潛邸傳集前後左右中五隊血滴子中隊隊長雲中雁前隊隊長鄧起龍左隊隊長張人龍右隊隊長呂翔龍都各到齊祇有後隊隊長雲中鶴同監器雲中燕副監軍雲中鶴出差未回沒有到隆科多先向衆人問雍正帝消息衆人都回京城內外都已找遍影兒都沒有不知皇上那裏去了隆科多道這一件事情諸位倒要趕緊辦理無論如何把主子找回來了纔好諸位忠良俠義身受主子深恩我深信諸位決不會有什麼不過外面有不知道的人最喜歡造言生事都說諸位出身江湖野性沒有盡化

主子忽然失蹤於諸位身上不能說全無嫌疑諸位想罷這種無稽之談起初不過一兩個人說說誰有工夫理他現在說的人漸漸的多了差不多是衆口一辭可叫我怎麼樣忽見一人回問道隆公爺我們這一起都是很粗的粗人性兒最直花言巧語繞道兒的話聽了是不懂的現在請公爺分付一聲到底是疑我們不疑我們疑我們就請把我們送交衙門熬審不必談尋訪的話從古說疑人莫用公爺既然疑及我們何必再用我們這一起人隆科多瞧發話的是個和尚是血滴子監軍員淨修隨道淨師傅你不必生氣事情重大查是不能不查我也不一定說你們犯罪呢即如眼前監器雲中燕副監軍雲中鶴隊長雲中鶴都不在說是出差未回究竟何日出的差出差在什麼地方淨修道我這裏有差簿不過登的是遠差近差一檢查就可知當下檢出却見載着近差字樣某月某日雲中鶴出差某月某日雲

中燕雲中鶴出差隆科多一瞧略一沉思拍案道這一件事與姓雲的身上大有關係淨修驚問其故隆科多道雲中鶴出差的次日是雲中燕雲中鶴出差再後就是主上失蹤現在三雲始終未回主上始終未見不是與姓雲的身上很有關係麼淨修道公爺意思是姓雲的幹了大逆事情了隆科多道那也不能這麼說姓雲的一定藏匿主上不過主上的失蹤與姓雲的一定大有關係請你們多派幹員把姓雲的找回一個來一定大有眉目淨修也大爲醒悟隨道雲中鶴等出的都是近差如何不見回來其中定有緣故於是當着隆科多就命後隊血滴子二十名先出兵找尋又在中前左右四隊中各派幹員五名分頭找去隆科多見他辦事認真也就辭出却說血滴子監軍淨修人極幹練派出四十名血滴子在京城內外嚴密偵查查了兩日不但雍正帝音信杳然連三雲的蹤跡也不會偵着淨修嫌隊員不濟事

親。自。出。外。值。探。他。本。來。是。個。和。尚。不。庸。喬。扮。得。灰。色。布。僧。帽。灰。色。布。僧。衣。紫。
花。布。襪。黃。布。單。染。僧。鞋。領。間。套。上。一。串。百。單。八。顆。純。鋼。製。就。的。牟。尼。珠。暗。
帶。着。鐵。胎。彈。弓。并。兩。柄。戒。刀。手。持。大。木。魚。一。擊。一步。口。宣。着。佛。號。向。熱。鬧。
處。去。行。去。市。上。突。然。發。現。了。這。麼。一。個。怪。異。和。尚。行。路。的。人。都。不。免。住。步。聞。
看。淨。修。口。宣。佛。號。手。敲。木。魚。一。步。一。步。的。前。進。到。虎。坊。橋。見。有。一。簇。人。圍。
住。一。個。刺。麻。僧。在。那。裏。射。箭。巴。子。擺。有。八。九。十。步。遠。近。那。刺。麻。僧。連。發。五。
箭。箭。箭。都。中。紅。心。看。的。人。雷。轟。也。似。價。喝。彩。淨。修。不。禁。住。了。步。只。見。那。刺。麻。
僧。形。如。虎。豹。聲。若。洪。鐘。射。中。了。張。開。虎。口。哈。哈。大。笑。大。有。旁。若。無。人。的。氣。概。
淨。修。究。竟。豪。氣。未。除。冷。笑。了。幾。聲。不。意。已。被。那。刺。麻。僧。瞧。見。了。虎。吼。一。聲。道。
你。那。和。尚。胆。敢。笑。你。家。佛。爺。佛。爺。的。神。箭。百。發。百。中。你。可。能。淨。修。笑。道。巴。子。
是。死。的。射。中。了。也。算。不。着。什。麼。本。領。那。刺。麻。僧。虎。吼。道。活。的。是。什。麼。我。問。你。

淨修見空中有一羣烏鵲飛來隨指道我就打這一羣烏鵲裏的第三隻說着袖中取出彈弓拽了個滿喝一聲我打第三隻烏鵲的左眼珠子一彈飛出就見蕩悠悠跌下一隻烏鵲來看得衆人齊聲喝彩那刺麻僧拾起一瞧果然烏鵲左眼珠上血淋淋嵌進一個彈子不禁也喝起彩來衆人更齊聲附和那刺麻僧搶步上前合十道師兄神彈真是絕技佩服佩服請問師兄法號安禪在那一座寺院淨修道小僧名叫淨修披蘿在河南嵩山遊方到此轉問那刺麻僧纔知這刺麻僧名叫瑪勒吉奉的是紅教現在京中受戒貝子的供奉當下淨修談了幾句就打聞訊告別忽見兩個家將趕上攔住去路口稱奉貝子爺命有請師傅到府淨修道僧人跟貝子爺素昧平生如何忽蒙寵召家將道我們貝子爺素來敬禮三寶師傅一見就知道了瑪勒吉也道貝子爺人極和氣見見何妨淨修一轉念這幾日來隊員派得不少

城裏城外都已找遍只有各王貝勒貝子府沒有找過究竟是百密一疏現在我既然碰着這個機會不妨就去瞧瞧相機辦理當下就笑向瑪勒吉道我與師兄都是佛門子弟既是師兄這麼說了我就結一個善緣是了說着就同了瑪勒吉走兩個家將却跟隨在後霎時之間貝子府已經行到家將先進去報信瑪勒吉讓着進門淨修踏進門就留心觀看只見家人太監都是惡狠狠霸虎虎不像善良之輩經過兩座殿閣纔到祇貝子起居之所祇貝子起身相迎淨修打問訊見禮祇貝子道聞吾師來自河南飛彈神妙欽佩之極弟子素性敬愛三寶吾師在京倘未有安禪之所就請禪駕在我這裏住下淨修道貝子爺如此好善功德無量就是小僧託着我佛洪福得荷優待心裏總覺不安呢祇貝子請問過了法號寶刹等幾句應酬話就談論起武技來淨修本是慣家自然問一答十祇貝子十分快活淨修談吐之

間很自留意談到京師情形便就假作凝聾裝做不曾認識不曾到過開言。道河南人說起北京是天子脚下如何熱鬧繁華現在瞧着也不怎麼樣可。知。聞。名。不。如。見。面。見。面。也。很。平。常。這。幾。句。話。聽。得。太。監。等。都。笑。起。來。因。貝。子。爺。在。前。都。不。敢。插。語。多。講。不。過。掩。口。匿。笑。而。已。瑪。勒。吉。道。師。兄。你。是。初。到。京。城。怪。你。不。得。外。邊。熱。鬧。的。地。方。多。的。很。你。都。沒。有。到。過。正。陽。門。外。大。街。廊。房。頭。條。觀。音。寺。大。棚。欄。煤。市。街。楊。梅。竹。斜。街。琉。璃。廠。驃。馬。市。大。街。東。珠。市。口。西。珠。市。口。鮮。魚。口。打。磨。廠。西。單。牌。樓。西。四。牌。樓。東。單。牌。樓。東。四。牌。樓。安。定。門。大。街。地。安。門。大。街。崇。文。門。大。街。正。陽。門。外。的。香。廠。等。都。是。熱。鬧。處。去。過。一。天。閒。了。同。你。去。逛。逛。就。知。道。了。一。時。已。到。開。飯。時。光。貝。子。爺。問。淨。師。傅。用。葷。用。素。淨。修。道。葷。素。都。可。以。祓。貝。子。就。分。付。備。酒。一。時。看。菜。雜。陳。大。家。入。座。祓。貝。子。舉。筷。勸。客。淨。修。動。了。兩。筷。覺。着。看。菜。別。饒。風。味。誇。讚。道。做。得。好。菜。祓。貝。子。道。

這是南菜我這個廚子是蘇州人他的老子原是熬拜家的南廚做得一手好南菜熬拜的妾不是此廚做的菜不喫飯這個廚子得着他老的祕傳做出來的菜比衆不同瑪勒吉道清朝聖人湯斌的中舉人聽說是一個南廚替他設的法子可就是他的老子欲知禮貝子如何回答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瑪勒吉有意結淨修 馮福清無心遇瑛特

話說瑪勒吉問起湯聖人中舉的事原來這廚子的老子是蘇州人做得一手好南菜那一年在河南睢州地方墮了水幾乎淹死被一家人救起偏偏落水之後又患一場大病那家子姓湯是做醫生的替這廚子父醫藥調治治得他病痊身健還給與盤川贈與衣服廚子父感激萬分就此進京在韓家潭一家南館子當廚子此時熬拜以公爺拜了相威權赫奕熬拜新納一妾是蘇州人喫不慣北菜熬拜於是傳諭京中各南幫館子每家做菜

看聽新姨揀選偏選中了這廚子的老子。於是廚子父被召入相府專做新姨的飯菜旁的事情都不要他管。職司很閒散。這年恰有鄉試各省的正副主考都來拜望。鰲相並請示關節。客往賓來。很爲熱鬧。廚子父私問家人衆多賓客來此何爲。衆家人見他如此有笑他傻的。也有憐他誠實告訴他真話的。他聽了主考請關節仍是不懂。又問主考是什麼官關節。是什麼事。那人只得再告訴他。主考是鄉試的主試官舉人中與不中都在他手裏。關節就是暗號。有了這暗號文章平常也好中舉人。廚子父聽了一楞。就問河南省主考可也來這裏請關節。沒有那家人聽了笑道。天下烏鵲一般。黑河南主考豈能獨異。自然也來的。廚子父道。那麼河南秀才有了關節也可中舉人的了。那家人道。那又何消說得。廚子父道。我河南地方有一個恩公。他那少爺是個秀才呢。這日開過晚飯之後。廚子父央老媽子通知新姨太。

說有事求見。新姨太還沒有允。早見門簾掀處。一個漢子鑽進來。對自己擊摯。誠誠惶了一聲。新姨太雙膝着地。別匐別匐磕下頭去。新姨太認得是廚子。問他做什麼。廚子父求道。我這件事總要新姨太替我作主。求新姨太開莫大之恩。允許了我。新姨太問他何事。廚子父道。小的在河南地方。有一個恩公救過小的性命。倘沒有這位恩公。小的狗命早沒有了。如何能夠伺候新姨太。現在河南有鄉試恩公的兒子。是應試的。求新姨太開恩賞一名舉人。說畢。碰頭不已。新姨太笑道。我當是什麼大不了的事。原來不過是要一個關節。那不值什麼。你開上名字來。我交給相爺。就完了。廚子父叩頭稱謝。而出一時。鰲拜進房。新姨太就把廚子求關節的話說了一遍。并言我已允下。鰲拜縉眉道。此事如何不問我一聲。就允下人家。倘在兩三日前不要說。一個三個五個都可以。現在人家已經動身。到任如何好辦。新姨太見鰲拜。

作難。頓時撒起嬌來。開言道。本來呢。我也不配求事。一開口就給我一個沒臉。你明知我已經允下了人家。却故意的作難。使我丟臉。我丢了臉。你相爺臉上纔光輝麼。在不知道的人只道我在府中相爺如何如何的寵愛。那裏知道連一個三等奴才都不及。鰲拜見了心極不忍。忙用好言安慰新姨太道。你也不用與我假惺惺。現在我允了人家。你不允我。叫我用什麼臉子見人。求你快把我那廚子回掉了。免得我做難人。鰲拜說道。只有此廚做的菜。最合你的口味。回掉了。叫誰做菜。新姨太道。橫豎我不喫飯了。做菜來做。什麼連這點子事情都辦不了。我還有臉子見人。鰲拜要討新姨的好。忙道。快把名字交給我。立刻替你辦去。一面叫傳家人預備快馬。鰲拜親筆寫了一封信。分付家人晝夜兼程的趕去。送到闈場。要主考的回信。飛騎趕到河南闈場。已經封門。聽得熬相專騎送信監臨等趕忙開門出接。頃刻間闈中

忙亂起來。正副主考分付房官留心物色。所有薦卷落卷搜了個遍。搜不到。睢州湯斌這一卷大家面如土色。正主考道把試卷的彌封都已拆了。找不到如何好回覆。鰲相副主考道也許此卷早的中了一句話。提醒了衆人。再把中卷搜看。果然高高的中在魁裏。大家一塊石頭落地。謁座主這日湯斌備手本進謁。座主非常客氣。不敢以師位自尊。拉他上炕。并問老哥與鰲相是要好的。諒必常常通信。湯公茫然。座主又道京中鰲中堂與老哥定有關係。湯公道師台訓諭門生愚不能解。甚麼鰲相甚麼鰲中堂。門生鄉曲下儒。平素不出里門。交遊是極少的。座主道這就奇了。隨把鰲拜專差飛騎送信的事說了一遍。湯公不聽。猶可一聽之下。頃刻怒形於色。大聲道此種奸賊誰願意跟他認識。此番荷蒙栽培。倒成了我終身之玷。我明年會試決不往赴。鰲拜在位一日。我一日不赴。會試說畢。拂袖而出。這一件事情轟傳京。

國成爲佳話。所以瑪勒吉還在問起當下祇貝子就把這件事約略說了一遍。一時飯罷。瑪勒吉約淨修出外閒逛。刺麻僧不穿僧衣一般的長袍短褂。小帽緞鞋。不過沒有辮子。淨修却僧衣僧帽和尙打扮兩人並肩而行。瑪勒吉只道淨修果然是初次來京。逐一指示這是何街。那是何鋪。行到大柵欄忽有一個漢子與瑪勒吉招呼。站住了講話。淨修聽他們講的話。不懂。一時那漢子點頭別去。淨修問講話的何人。瑪勒吉道他是廉王府的清客。姓張。淨修道他講的話我不很懂。瑪勒吉道他是廣東人。講的都是廣東話。這日兩人逛到傍晚纔回。等到黃昏。淨修就結束定當偷偷飛出貝子府。到各處偵察。行未多路。忽見一條黑影自右而左。一閃就過去了。淨修急忙施展輕身術。飛步追趕那黑影。知道有人追趕。跑得愈快。淨修也奮力的追。看看追上那黑影。翻過一個屋脊。一轉眼就不見了。淨修騰身而前。躍上屋。

脊舉手向眉上一遮蔽住了星光向下面觀看忽聞脚下有人低聲道來的不是淨師傅麼淨修倒一楞問你是誰那人跳起身道淨師傅連雲中雁都不認識了淨修道原來是你怪道那麼迅疾不是你誰有這麼好身手雲中雁道淨師傅在那裏現在往那裏去淨修隨把途遇瑪勒吉被祇貝子留去的話說了一遍轉問雲中雁從那裏來皇上與三雲可有點子消息雲中雁道不能說是確實消息只好當做風聞罷了淨修急忙追問原來西直門外三十餘里有一座高山叫做西山每逢大雪之後白壓壓一山堆銀積玉映着陽光光騰萬丈這風景就叫西山晴雪列爲燕京八景之一山前有一個村莊叫做昆明莊莊上倒也有百十來家人家內中有一個富戶姓馮名叫福清家資百萬富冠京西上代本是開典鋪的在京師河間一帶設有好多家典鋪到福清手裏因爲懶怠應酬淡於名利把各處的典鋪盤項於人閉

戶鄉居享一個清閒之福。每遇風和日暖天氣同了二三知己。有時東遊昆明湖。有時西登西山逍遙自在。宛如陸地神仙。只有一樁缺陷。三世單傳人丁稀少。馮福清年已三十八歲。上成的親男果女。花都未曾見過。連娶三個妾也沒有生育爲了。此事不免鬱鬱寡歡。這一年因事進京。在驛馬市大街遇見一個刺麻僧。名叫陀瑛特。這陀瑛特自稱會誦各種符咒。善治百病。馮福清見他生得廣額隆準。獅口虎目。臉色紅紫。精光射人。很像個羅漢。模樣不禁心生企慕。遂問沒有兒子可醫不可醫。陀瑛特見馮福清衣冠整齊。知道決非等閒之輩。遂請問姓名住址。福清照實回答。陀瑛特道原來施主就是京西馮百萬大財主。街中不是講話之處。咱們找一家館子細談罷。兩人就近找了一家館子。揀副座頭坐下。馮福清從新啓問。陀瑛特道天道生生不息。那是最要緊的事。我們爲人治病種子。原是第一項不過種子却不。

比別的病苦。一要有命。二要有緣。今兒施主遇見了我。不可爲非緣。但不知施主命中該幾時得子。倘然命中注定。應晚年得子。强求也是無益。我的符咒藥丸。未始不可。人力回天。不過命中注定。該晚得早生了。不是不易長養。就是忤逆不孝。馮福清問要多少銀子酬謝。陀瑛特道。不過是結一個緣。不要銀子的。我們刺麻僧。不比中國和尚。動不動就要募捐。寫願。我們刺麻。是不要錢的。馮福清見說不要錢。心下大喜。隨問命中得子。該早該晚。如何會知道。陀瑛特道。這個須細看。夫妻兩人的相。有無衝犯。有無避忌。纔能夠定。當馮福清道。我就請師傅到舍間看看。荆妻與小妾的相。如何。陀瑛特道。旣蒙施主推心。見委自當竭誠效力。馮福清大喜。當下會過。鈔出了館子陪着。陀瑛特徑回昆明莊來。一時行到衆莊客瞧。見馮福清都嚷。當家的回來了。進了莊門。見是很大一片院場。兩旁都是廳房。骡馬成羣。都在那裏。驚擾嘶。

叫馮福清令莊客開啓中門讓陀瑛特由中門而入陀瑛特也不推讓却笑道馮施主怪道你做了大財主住在鄉莊這麼知禮我們刺麻都是佛弟子輕易不肯到人家旁門小戶是不走的只是尋常百姓不很懂這個規矩知照了他還不肯依從你却不得知照就開啓中門照你這麼聰明不容說得定有靈根夙慧我知道你定能夠早生貴子馮福清聽了心更欣然當下直引陀瑛特到內堂坐定莊客打上臉水請佛爺洗臉洗過臉泡上兩碗清茶陀瑛特坐下喝茶就問施主府上有幾位夫人馮福清道弟子共有一妻三妾陀瑛特又問成親日子年歲長幼馮福清道弟子妻房現年二十八歲三個小妾一個十九歲兩個都是十八歲陀瑛特大喜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九回 雲中雁夜探昆明莊 淨修僧巧遇血滴子

話說刺麻僧陀瑛特聽馮福清說出妻妾年齡心中大喜隨道既是這麼就請大奶奶姨奶奶出來罷待僧人細心相看倘是宜男就可虔禱佛祖早賜麟兒馮福清道但願佛祖有靈弟子總感謝不盡說着起身入內一時大奶奶常氏姨奶奶景氏褚氏蔣氏都呌小丫頭子扶着嬌嬌婷婷的出來馮福清陪着向陀瑛特道這就是荆妻這就是小妾陀瑛特起身招呼常氏三個姨奶奶都口尊大師傅陀瑛特道請坐請坐大家歸了座陀瑛特放出全副精神逐個逐個細細的打諒只見這一個是沉魚落雁之容那兩個是閉月羞花之貌環肥燕瘦各有各的好處打諒已畢開言道四位奶奶都是宜男之相包在僧人身上年年都可以受孕馮福清再三稱謝大奶奶與三個姨奶奶聽說今年受孕羞得都低下頭去陀瑛特知道他們怕羞忙道奶奶們有事請裏面去罷常氏聽說就起身景氏褚氏蔣氏也跟着起身都入內

去了這裏。馮福清與陀瑛特攀談詢問求子情形。陀瑛特叫他先預備兩間淨室。一間供奉大歡喜佛像。一間爲刺麻誦經之所。佛房的隔壁預備下四個房間。是四個娘娘安歇的僧房的隔壁也。預備下一個房間是馮福清安歇的。馮福清要入四個娘娘的房必須經過僧房。佛房四個娘娘要入馮福清的房必須經過佛房。僧房這佛房僧房就是男女交通的大關鍵。馮福清爲了後嗣無話。不聽無令。不從立呌衆莊丁趕緊布置。不過兩日工夫都已布置就緒。陀瑛特纔在佛房中懸掛起大歡喜佛的畫像來。張上黃綢幔子。把畫軸蔽住。佛前設了案子。案上風燈香爐。紮上幃桌。無不應有盡有。僧房中一般床帳几椅蒲團鐘鼓。各事舒徐。陀瑛特點上香燭。請信士馮福清。信女常氏。景氏。褚氏。蔣氏。一同參謁佛像。陀瑛特也穿戴法衣法帽。赤帽朱衣。丹鞋紅襪。渾身上下一赤如火口誦梵音。念出刺麻經咒來。馮福清見黃幔

雙垂瞧不見畫上佛像向陀瑛特道師博我們虔誠叩謁不得仰瞻佛像可否請你把黃幔子鈎起令我們瞻仰瞻仰陀瑛特道還早呢我們刺麻教不比內地禪門大歡喜佛的莊嚴又不比別佛將來總要請信士信女瞻仰的眼前却不能夠這總要請施主們原諒參謁過了大刺麻又到信士信女房中念咒五個房間都念上了咒隨請馮福清與常氏景氏褚氏蔣氏各自歸房安睡各歸各房不准私相來往到了黃昏大刺麻誦經叩佛信士信女隨同叩拜大刺麻陀瑛特在佛前取出葫蘆拔去了塞倒出七粒梧子般的藥丸又喃喃念上幾遍咒正色道這是種子金剛靈丸施主服下了定有奇效馮福清大喜就佛前一氣吞下過了幾口清茶陀瑛特道此藥迭著奇效連服三次就能成功不意吞下不到半個時辰少腹就覺一陣一陣微微的痛痛了一會子也就過去了次日早晨又叫他服臨睡又叫他服一共服了三

次服一次肚子痛。一次到第三夜大刺麻。卽叫信女褚氏在佛前叩拜給與一丸靈丹妙藥。叫他卽在佛前吞下。這一丸藥真靈。吞下不到一刻工夫。就覺丹田中熱氣上騰。芳心搖搖。不能自主。陀瑛特就叫他到馮福清房中去。褚氏巴不得一聲欣然去了。不過半個時辰。重又出來。臉上現出萬分失望的樣子。大刺麻道。姨奶奶。你有不如意事。只消到佛堂求禱。包可如意。褚氏依言再入佛堂。見黃幔子已經掛起。顯出佛像。不瞧時。萬事全休。只此一瞧。就瞧出大亂子來。甚麼大歡喜。佛竟是。一幅大祕戲圖。偏偏是活色生香。神情欲活。褚氏瞧得出了神。忽聞背後有人叫道。姨奶奶別鑑出神了。褚氏回頭見是陀瑛。特問師傅做什麼。陀瑛特道。快跟僧人房中參禪去。褚氏不由主。跟了他。就走。原來陀瑛特本來不懷好意。馮福清不合引狼入室。服了他三回藥丸。竟然成了個陽痿之症。就此殘廢可憐。中計。褚氏第一個喫他。

騙上手。不過四五天工夫。馮福清的一妻三妾都做了大刺麻入室。弟子福清。究竟不是聾。瞞。具有耳目。豈無聞見。就想大開交涉。收回主權。偏偏萬惡番僧。淫凶狠毒。不但奸佔他的妻妾。并且霸據他的資財。生防福清有什麼舉動。將他鎖閉一室。只說是靜養一應。家人都不許進見。馮福清此時舉動已失自由。號令不行。身外回想前情。懊悔莫及。沒法奈何。只有靜坐自懺。嘿誦妙法。蓮華經而已。果然我佛有靈。經卷神效。這夕夜深。福清正在閉目誦經。忽聞窗格响。動張眼。一瞧見一個漢子。探身而入。那人背插鋼刀。渾身穿黑。跳進身先把案上如豆的燈火剔了個亮。然後輕聲喝問。你這廝姓甚名誰。爲甚這麼夜深還不安睡。坐着做什麼。馮福清道。我被人鎖住在此。那人詫道。你爲甚被人鎖住。你的家在那裏。馮福清道。此間就是我家。那人更爲詫異。追問其故。馮福清兩淚交流。隨把如何遇見刺麻僧。如何請他到家。如

何受他暗算。陡成陽痿，并眼前妻妾之被他奸佔，資財之被他霸據。細細說了個傾盡那人不聽，則已。一聽之下，頓時憤火上騰，拔刀在手，喝一聲：我去取他的腦袋！猴子般一躡，早已沒了個影蹤。看官，你道此人是誰？原來就是血滴子隊長。雲中雁這雲中雁，在城內城外訪了個遍，不但雍正帝影跡杳然三雲也，絕無音信。於是到四鄉來查問。這日訪到昆明莊，因見馮福清家房屋高大，人口衆多，頗為觸眼。俟得夜深人靜，騰身上屋，走脊飛檐，前來偵視。恰恰闖進囚所，遇見了馮福清，詢知一切，不禁憤火上騰，拔刀在手，問明陀瑛特的住處，騰身而出，飛一般的找來。偏偏陀瑛特不在屋中，排間兒去找。找到一室，見是燈光通明，室中還有笑語之聲。雲中雁伏在窗外瞧看，只見一個番僧，四個女娘，圍坐一桌，正喝酒呢。不覺大怒，撥開格扇，大喝一個字：道呔！就這呔字中間，縱身一跳，已躍入了室內，振臂一揚，刀光四射，冷氣

逼人屋中男女五人唬得不約而同的哎喲一聲雲中雁喝道你這萬惡淫禿認得我麼陀瑛特驚得面如土色慌道英雄爺僧人並不會得罪你老人家雲中雁不等他說完霍地一刀直掠過來陀瑛特急忙跪下求饒雲中雁道你這禿驢既做了佛門弟子很該嚴守戒律爲甚奸佔人家妻妾霸據人家資產講來陀瑛特道英雄爺在上刺麻教不比禪門酒肉女色原不戒絕不過不能夠荒淫無度僧人憐念馮施主不能生育大發慈悲代他種子似也無甚不合雲中雁怒道淫禿還敢飾辭巧辨請噏我鋼刀滋味手起一刀寒光閃閃劈將下來陀瑛特一邊躲避一邊求道請英雄爺瞧我主子分上饒我一命雲中雁收住刀喝問你主子是誰陀瑛特道我主子就是廉親王雲中雁道你既然是刺麻僧爲甚不住刺麻寺中倒投在親王邸第陀瑛特道就爲王爺敬禮三寶纔投奔他的雲中雁道你在王府中幹過多少不法

事害過多少人講來。陀瑛特回說沒有雲中雁道我不信。你會不幹壞事。你到底幹過多少不法害過多少好人。陀瑛特道我們刺麻從來不會打謊語。我在廉王府不但不曾幹過壞事還立了一件大功呢。那日王府中來了兩個飛賊觸動了削器消息是我幫同拿住跟上一日拿住的那飛賊一同監禁的雲中雁忙問上一日先拿住一個麼。陀瑛特道上一日拿住一個。下一日又拿住兩個。一并監禁在地穴裏。雲中雁道拿住三人之後又有人來過。沒有陀瑛特道我因遇見了馮施主要緊來此做功德。王府的事不很仔細。雲中雁大怒舉手一揮只聽得唬察一響血花飛濺萬惡番僧早揮做了兩段。常氏等四個婦人唬得直跌倒地下。雲中雁縱聲狂笑道爽快爽快說一聲我也縱身上屋轉瞬就沒了蹤跡。這裏常氏等見一個死和尚倒在血地裏又羞又恨又怕又驚只得到信士室中放出丈夫馮福清告知一切。馮

福清聽說惡僧已死心中大快隨叫莊丁在天井中掘了一個深窟把僧屍埋掉洗去地上血漬一語交代不再提起且說禁中雁從刺麻口中聽得廉王府兩夜中連獲三人很屬可疑想親到那裏探一個究竟因此躡足騰空施展夜行本領不意恰被淨修瞧見當下兩人招呼過了淨修問聖駕與三雲有無消息雲中雁道不能當做確實消息只好說是風聞呢隨把探到昆明莊遇見萬惡番僧陀瑛特一節事一字不瞞說了一遍淨修道番僧的話如果確實三雲准在那裏雲中雁道三雲不在那裏便罷如果准在那裏我知道聖駕也一定在那裏淨修道何以見得雲中雁道必是廉王府有甚不端事情被皇上聞得了纔派人去偵探王貝勒府究竟不比尋常百姓家不奉旨意誰敢私行窺探必是先去的一個沒有回報繼續派兩人去的派往那裏幹什麼事祇有皇上知道皇上必因派去的人一去不回纔親動御駕

的據番僧說來削器消息拿住人那麼廉王府的布置必很周密能人必很少不然三雲與皇上也決不會遭擒的淨師傅你聽我這一番話說得錯了沒有欲知淨修如何回答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 窺削器雙傑入花園 隱姓名五雄投王府

話說淨修聽了雲中雁的話點頭道你的話不爲無見現在咱們商量一下子該從何處着手雲中雁道廉王府既有消息削器能人決然不少我想先去探探情形再定辦法不過你我此去須要步步留心時時着意一觸着消息就縱上屋去屋上總不會有消息的淨修道此計甚妙於是二人各施飛行本領徑向廉王府進發霎時之間都已行到淨修道誰先上去雲中雁道淨師傅先請只見朴朴兩條黑影一先一後都上了牆頭分左右兩路探去如今先表左路的淨修在牆頭雀步蛇行走有三五十步望到地下見是一

條甬道星光之下瞧去很是潔淨一個健步騰身跳下忽聞哎嘍嘍哎嘍
一陣怪響兩旁奔出兩隻木狗來張口奮牙向人奮撲淨修大驚喊一聲哎
喲急忙騰身跳上了屋口中連說利害利害雀步蛇行遊過兩個屋脊重又
跳下不意纔一着地一聲奇響上面斫下一把大刀來淨修急忙倒退一縮
身踏在階石上忽覺脚下活動起來階石正沉下去呢只得急步退出躡身
上屋站住了喘氣知道遍處消息動輒遭殃不敢再行冒險只在屋上偵查
查到右側瞧見雲中雁也在那裏探頭淨修拍手招呼雲中雁也拍了兩下手
兩人走得近了雲中雁問撞見消息沒有淨修把經過的事情告知了他
雲中雁道利害利害我也撞着了三回削器第一回是木狗第二回是木人
第三回是飛箭虧得抽身急退不曾着得道兒淨修道此間竟是銅牆鐵壁
滿埋消息削器衆多可不能夠輕易刺探雲中雁道不如回報本部候怡王

爺。隆。大。人。示。下。你。我。兩。個。人。怎。有。通。天。本。領。要。破。這。廉。王。府。終。也。難。淨。修。道。
這。話。很。是。當。下。兩。人。不。過。在。屋。面。上。察。看。一。周。隨。回。潛。邸。告。知。血。滴。子。各。隊。
長。一。面。飛。報。總。理。王。大。臣。怡。親。王。允。祥。舅。舅。隆。科。多。次。日。清。晨。怡。親。王。與。隆。
科。多。先。後。都。到。潛。邸。血。滴。子。人。員。監。軍。淨。修。隊。長。雲。中。雁。鄧。起。龍。張。人。龍。呂。
翔。龍。都。來。謁。見。怡。親。王。道。這。麼。不。法。的。事。竟。然。是。他。所。幹。真。是。出。人。意。料。之。
外。隆。科。多。道。怪。道。他。那。日。布。置。各。事。安。閒。鎮。靜。一。絲。不。亂。原。來。說。說。是。非。者。
就。是。是。非。人。怡。親。王。道。話。雖。如。此。究。竟。主。子。是。否。在。他。家。裏。還。沒。有。知。道。淨。
修。道。據。僧。人。看。來。如。果。正。大。光。明。何。必。安。置。消。息。埋。藏。削。器。布。置。得。這。麼。周。
密。就。可。見。是。無。私。有。弊。隆。科。多。道。雲。中。燕。這。麼。巧。削。器。消。息。什。麼。不。懂。得。尙。
然。一。去。不。同。要。破。這。廉。王。府。倒。是。很。費。事。的。一。件。事。衆。人。聽。了。齊。都。躊。躇。怡。
親。王。道。主。上。蒙。塵。做。臣。子。如。何。再。好。愛。惜。身。命。說。不。得。養。軍。千。日。用。在一。朝。

事到如今諸位血滴子是義不容辭的只好偏勞你們了。雲中雁道王爺的鈞諭自該謹遵辦理斷不容稍有疑慮。某等受恩深重就使肝腦塗地也難仰報。萬一不過事關救駕總該謀出萬全。皇上聖駕果然在那裏不在那裏且提開不必講就算在那裏這座廉王府銅牆鐵壁那麼堅固消息削器那麼利害咱們血滴子就全軍都去也無非自投羅網一個個被他擒住在我們草木一般的人原也不值什麼但是興師動衆徒然的損兵折將於聖駕依然絲毫沒有利益那又何必怡親王道照你說來主上儘管蒙塵咱們儘管自在這件事儘可丟開不管是不是雲中雁道王爺惱我我知道王爺爲着愛主情殷凡是喫飯的人自不敢稍懷怨恨但是血滴子已有三個遭擒白送命也無濟於事總要想一個萬全之策纔好說到這裏忽見衆人中有一個大聲道哎喲不得了壞了事也衆人齊喫一驚雲中雁回頭見這發話。

的。不。是。別。個。就。是。監。軍。淨。修。隆。科。多。就。問。淨。師。傅。做。什。麼。只。見。淨。修。睜。着。銅。
鈴。般。兩。個。眼。珠。子。道。闔。下。禍。也。如。何。是。好。衆。人。齊。問。其。故。淨。修。道。現。在。天。色。
已。經。大。明。叫。我。如。何。處。置。隆。科。多。道。究。竟。爲。了。什。麼。事。淨。修。道。我。遇。見。了。瑪。
勒。吉。引。見。了。祇。貝。子。昨。日。夜。裏。明。明。住。在。貝。子。府。今。兒。他。們。入。房。不。見。了。我。
豈。非。要。懷。疑。的。麼。這。件。事。如。何。是。好。衆。人。見。話。齊。都。低。頭。思。索。還。是。隆。科。多。
想。出。了。一。條。計。隨。道。既。是。淨。師。傅。投。在。那。府。裏。正。好。將。計。就。計。這。座。廉。王。府。
布。置。得。這。麼。周。密。非。內。應。外。合。決。難。攻。破。現。在。不。妨。多。派。幾。個。人。就。叫。淨。師。
傅。做。引。頭。投。入。那。邊。去。祇。貝。子。與。廉。親。王。是。一。黨。進。得。祇。貝。子。的。門。就。可。以。
借。勢。入。廉。王。府。到。了。那。裏。就。可。以。明。查。暗。訪。查。着。了。就。可。以。內。應。外。合。一。舉。
手。攻。破。他。淨。修。道。隆。大。人。想。的。果。然。是。妙。計。只。是。我。昨。夜。不。曾。回。去。如。何。再。
能。替。人。做。引。子。怡。親。王。道。昨。夜。在。外。纔。是。好。機。會。你。就。可。說。遇。見。了。兩。個。朋。

友談得高興不及回來。他們必然要問睡在府中如何會遇見朋友。你就可說我的朋友都是飛客。走脊飛檣高來高去。他們必然要問你那朋友進京來幹什麼。你就回他無非偷富濟貧。那麼他們自然不會疑你有別事。自然要你引你那朋友入府。那不是昨夜在外正是好機會。麼淨修見說有理。也就高興起來。當下衆人互相推舉。推出了四個人。是雲中雁。鄧起龍。呂翔龍。張人龍。都是血滴子軍中出類拔萃的人材。推舉已畢。隆科多就向雲中雁等道。偏勞你們五位。無論如何總要將真實消息探出。使主子早早回宮。奸王早早正法。上安宗社。下快人心。雲中雁道。某等人非草木。身沐皇恩。自當竭智盡能。赴湯蹈火。以急君父之難。隆大人儘管放心。到了那府裏。總望神明保佑。凡事順手。果然探着聖駕所在。最要緊第一件自然是救駕。救出了聖駕。再請旨辦理別事。怡親王聽了點頭。淨修道。咱們就此起行罷。於是。

淨修雲中雁。張人龍。呂翔龍。鄧起龍。一行五人起身就走。隆科多喚住道。你們姓名都不更換麼。奸王既然造逆。府中能人必然不少。你們聲名太大。他們雖未必認識你們的人。難保不知道你們的名。那就很不妥了。我看真姓名。萬萬不能說出假姓名。萬萬不能不預備呂翔龍道。隆大人心思周到。所見真不差。我們快斟酌斟酌。這麼罷。我們改名爲姓。當做同胞弟兄。都姓了龍。鄧大哥就喚做龍大。張二哥喚了龍二。我做了龍三。雲兄做了龍四。彼此叫着也很順口。你們看是如何衆人齊說好極。當下淨修同了四龍不走前門。就潛邸後門出去。徑投貝子府來。一時行到淨修闔門而入。不意行到儀門。已被守門侍衛攔住。不許進去。淨修道。我是府裏的賓客。昨日進府的侍衛。問由誰引入。淨修回明是瑪勒吉引入的。侍衛道。我們新奉貝子爺鈞諭。嚴防奸宄稽查。出入府中賓客人等都給有符號。師傅既是本府賓客。請

符號出來。一驗淨修道。我不會領得符號。侍衛道沒有符號可就不能放你入去。上命所在不能通融。休怪。休怪。淨修道。我昨日到此還不會有符號。侍衛道纔奉到貝子爺鈞諭呢。淨修沒法只得道煩你報知瑪勒吉說淨修要見侍衛入內通報。不多會子就見刺麻瑪勒吉同了侍衛出來。淨修急忙趨前打問訊見禮瑪勒吉道淨師兄你怎麼倒在這裏。淨修道一言難盡。我昨夜因起來解手瞧見屋上人影隨上屋瞧看不意來客是熟人就是舊友龍二來京作賣買飛行過此我就告訴他這裏貝子爺禮賢下士十分好客。我已投奔了來邀他同來作客。龍二告訴我龍大龍三龍四都在京中我知道他們弟兄義氣決不肯分拆就跟他同去偏偏四龍住的所在遠在京西玉泉山上飛行往來到此刻纔到雖然忙了一夜虧得四龍聞得貝子爺賢名都樂投奔效用瑪勒吉聽說遲延半晌開言道偏有這麼巧的事倒是我不

合錯疑了好人淨修此時早命四龍上來與瑪勒吉相見各自述名刺
麻僧究竟性直聽了這一席話竟然信以爲真隨道如此請諸位裏面來謁
見貝子爺淨師兄貝子爺問你話你照實陳明是了貝子爺倘要保人由我
作保是了淨修大喜連稱全仗全仗瑪勒吉引淨修等入內謁見祇貝子瑪
勒吉附了祇貝子耳低低說了一會子祇貝子問了幾句話淨修照方纔的
話重說一遍祇貝子道瑪師傅你肯作保我就相信瑪勒吉連稱願保祇貝
子喜道那就好隨問四龍爾等來京意欲何爲龍大道回貝子爺話我們
在河南地方受過血滴子的虧練技三年蓄心報復此番來京就想報仇雪
恥跟血滴子拼一個死活祇貝子喜極道你們在我這裏包可報仇雪恥瑪
師傅引他們下去好好當差就是四龍齊都叩謝退下來就與衆英豪相見
貝子府中英豪很不少一個山東馬鏢師綽號玉蜈蚣一個江南金拳師綽

號小辯子一個鐵嘴老鴉杜蘭是四川著名響馬一個穿雲燕子彭勝是湖廣頭等飛賊與四龍互通姓名互稱欽佩這夜祇貝子備酒替龍大等接風過了兩日龍大等各顯本領各自稱能習練飛檐走脊之功施展躡足騰空之技祇貝子瞧得大喜於是示意瑪勒吉叫他邀淨修等五人入維止社瑪勒吉遵命拉攏淨修等都各大喜滿口願意龍大偏問維止社是怎麼一個宗旨瑪勒吉道維止社宗旨就在剷除血滴子龍大道那是我們求之不得的欲知淨修等入社以後有何舉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一回 五豪傑加入維止社 兩大臣催救雍正皇

話說淨修等應允了加入維止社祇貝子就親到廉親王府報告廉親王細問來蹤祇貝子道儘管放心我也知道關係重大輕易不敢引進經社友瑪勒吉作保我又暗中留神偵察了他好幾天果然本領高強心地誠實纔敢

邀他入社。廉親王道：本領也還罷了，最要緊就是心地。即如那人論到他本領聰明，材智能幹，咱們弟兄三十五人，誰比得上？他就爲心地一壞，弄成現在這個局面。此刻社友中有不得一兩個心地不端的人，貪圖富貴，一走漏風聲，我和你的身家性命就都斷送在他手裏。所以搜羅社友，本領一層還在後。第一要心地好，第二要口齒緊。祇貝子道：我已經考察明白，萬妥萬當，決無妨礙。廉親王道：十阿哥既然做得保人，我也就此深信不疑。祇貝子道：兄弟回去就叫瑪勒吉陪他們來。八爺親自盤問一遍，纔知我所引不誤呢。到了這夜黃昏淨修，龍大龍二龍三龍四更換好衣服，與瑪勒吉坐着閒談。忽聞一陣譁鬧之聲，燈球火把擁進十多名番役來。瑪勒吉大驚，正欲訊問一個品項武官，向淨修一指，道在這裏了。給我都拿下就只一聲裏衆番役抖出鐵鍊，將瑪勒吉淨修四龍一齊上鍊下鎖，拖了就走。走到大門已有五

六乘驃車候着推上驃車驅車起行。但聞蹄聲得得輪聲轆轤車幃四罩望去漆黑宛在媽肚子裏一般。好久好久車始停下。也不知是什麼所在。即有番役呼喝下來拉鐵鍊下車。却是一所很大的衙門。淨修等都莫明其妙。只得跟隨番役進衙。直到二堂。只見堂上設着公案。籤筒筆架硃墨筆硯一應俱全。案上點有兩盞明角燈。公座上坐着一個翎頂輝煌的什麼官員。兩旁番役站得刀斬斧截。各式刑具全備。威風凜凜嚴肅異常。只聽番役道：這裏是步軍統領衛門爾等上堂須得好好的供認。今日是總兵大人親自審問。道言未了。上頭分付帶上淨修龍大龍二龍三龍四齊到公堂兩旁。番役齊喝跪。下跪下淨修道某等並不曾犯法。跪什麼。那官員一拍案道：現有人告下。你結黨聯盟圖謀不軌到底何人爲首。結盟何地從實供來。本官還能替你開脫。本官知道你們本是安分良民。一時受愚被人勾結。只要供出爲首之。

人就可與你們無涉。准你們具結悔過釋放出去。倘不招供本官的王法是不能用情的快講。快講淨修道僧人素來安分不犯王法。就這幾位也都是安分良民並未結黨。何有聯盟。叫我供出什麼來。那官員大怒喝令用刑。左右番役答應一聲擲上夾棍連催快供。招了免得受苦。淨修閉口不語。那官員忽命把該僧帶過一旁改訊四龍四龍也不招認齊呼冤枉。那官員又命帶過。帶上瑪勒吉細細熬審。不意瑪勒吉畏懼官威竟然一口招認。那官員勃然大怒提上淨修等五人喝道你們這一起刀惡囚徒現有番僧瑪勒吉供詞爲證。本官問你們還有何說。兩旁番役都道番僧已經供認。你們不招認。也是個死不如早早認了。免受苦惱淨修等依然矢口不承。那官員拍案道。這一起該死的囚徒不招認也罷。已有瑪勒吉供辭作證。不如推出研掉。立正王法隨喝速速綑綁推出斬首。就走上了十五名番役三個服事一個。

霎時之間淨修等五個人都被綑成個餛飩樣子番役拔出鋼刀耀眼爭光很是怕人淨修等依然面不改色那官員喝令推出衆番役推着就走纔走得十多步忽聞後面一陣笑聲都說靠得住靠得住就見走上十個人給淨修等解去綑縛的繩子祿貝子笑着上來向淨修道廉王爺深慮你們不能謹守機密想出這法子來試驗現衆位的鐵石心腸已經大明再沒有人疑慮了就請入社罷瑪勒吉也上來再三告罪原來官員番役都是社友假扮的這裏並不是步軍統領衙門就是廉親王府言明之下彼此一笑祿貝子引淨修等五人謁見廉親王就大殿上點起香燭立誓結盟言明扶助大清誅奸除佞有福同享有難同當誓畢社友張蘭芳宰鷄一頭滴血酒中攬了個和雙手捧與廉親王廉親王喝了一口遞與祿貝子祿貝子喝過遞與祿貝子祿貝子喝了遞與恂郡王允禩允禩喝過纔及衆社友因淨修等五人

是新入社的張蘭芳就遞過來請他們先喝新社友喝過老社友纔接着逐一挨次的喝一時喝畢計點人數老社友一百三十七人新社友五人合計一百四十二人從此淨修等做了維止社社友了次日觀一個便龍四偷偷的奔回潛邸報告來去迅速幸喜無人撞見淨修私問瑪勒吉這維止兩個字怎麼解釋瑪勒吉道這維止兩字就是雍正去掉頭的意思差不多就是雍正殺頭呢此時淨修等雖然做了社友究竟新來晚到沒有老社友的信任重大事情廉親王總不肯派他不過叫人關照花園中晚上各處都開了消息不能隨便行走謹防受傷偏偏龍四最是刀鑽古怪探知各處消息各種削器都是廣東人張蘭芳所造就虛心下氣交結張蘭芳有意無意刺探他的祕密想謀着這一張花園削器總圖就可以逞心如願無奈張蘭芳也是個刀客地北天南講些不相干的話談風極健談到有關係的地方却就

絕口無言龍四也奈何他不得究竟是聽者無心言者有意十句話中總不免有一二句走漏龍四就謹記在心久而久之竟被他查探着一大半知道有水牢有地穴地穴中現在囚禁着三個人龍四暗暗告知淨修淨修道囚禁的是什麼人這三個人中有無皇上在內還都要細細探聽龍四道我也這麼想呢但是問得急了他們就要動疑反爲不美現在我想一個法子在此我們五個人分段探詢譬如上一段的事由你詢問下一段就該我詢問再下一段就該由他詢問得的消息既多又可免去他們的疑慮淨修道此法甚妙於是暗中知照三龍祕密進行果然不到幾天又探着瑞雲軒後軒又囚着一個人囚的是誰再也探問不出不過知道這一個囚異常重要廉王爺每日親自前來察看老社友日夜輪班看守瑞雲軒左近都有多人往來巡邏晝夜不絕淨修偷偷回營邸告知大衆逢科多道關防得這麼嚴密定

是皇上無疑倒不能不細細探一個明白淨修道我們在裏頭總盡心竭力做去不過現在囚禁後軒的人究竟是誰還不會知道隆科多道皇上失蹤了這許多日子我們做臣子的急得什麼樣子茶飯無心坐臥不甯說不得只好靠在你們身上無論如何總要給我把皇上找回來萬萬不能規避萬萬不准遲延淨修纔欲回答忽報怡親王到大家迎出怡親王一見淨修就問消息如何淨修據實回報怡親王縐眉道萬不料血滴子英雄辦事這麼遲緩主子斷然不會到別處去我今日叫太常卿陳祖搏卜一課他說不必找尋准在京裏隆科多聽了一楞隨道陳景希太常果然是皇上特旨拔擢的但是他究竟是漢人口齒能否嚴密尙未可知其實我也是過慮王爺這麼聖明叫他卜得課還有什麼可慮呢怡親王道舅舅慮我把皇上失蹤的事告知陳景希麼怎我再不濟些也決不會如此顛預我叫他卜課只說是

尋人。並且。我自己。還不去派一個內監去的。他回我。此人現在京師。不庸找。得。不過。眼前舉動。他自己。不能夠作主。現在。照淨修說來。這囚禁在後軒的。重要人。決然就是。主子。淨修道。僧人回去。趕緊偵探。在這三日裏。好歹。總要。送一個確實消息過來。說罷。縱身上屋。一道青烟轉瞬。就不見了。這裏怡親王。與隆科多商議了一會。子決定等。候淨修回信。再定辦法。却說淨修回到。廉親王府。趁左右無人。就告知四龍怡親王。隆大人都很焦急。我已允下。三。日。中。探報。確實消息。偏偏此間關防緊急。偵探不容易。如何着手。龍四道。現在我們所知的。不過是囚禁着四個人。後軒中是一個土窟。中是三個究竟。有沒有皇上在內。龍大道我倒有一個法子。可以探明。究竟這裏屋面上。蓋的都是筒瓦。雖沒有琉璃瓦那般堅固。揭取也非容易。所以我們的慣技。揭瓦偷窺。斷斷是行不去。地窟做在屋中。我們新來晚到。情形不熟。偏又無。

從尋覓我們現在的難處。正是爲此淨修道確有此種難處。你又何從想法子呢。龍大道我年來久歷風霜飽嘗世故已經不是五年前的鄧起龍了。龍四道老大講話總是這麼嘮嘮叨叨不切題的。你說有法子爽爽快快把法子說了出來就是餘外的話。講他做什麼龍大道何必這麼性急兩處因人一日三餐是不會缺的。我們只消暗暗跟在搬飯小子背後偷偷跟到沒人的地方把他一拳打倒奪過他的飯盒替他代送了去不就乘勢可以探一個究竟了麼。衆人都稱妙計議定等候明日晚餐開飯就行一宵易過轉瞬已是明朝淨修等五個新社友專盼天夜好動手行事自辰至午自午至申好容易已交酉刻廚房中已在預備開飯龍大龍四擔任後軒送飯龍二龍三擔任地竈送飯淨修擔任監視搬飯小子不使他奔去報信五個人身藏了快刀徑投大廚房來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二回 用奇謀雙雄送晚飯 撃差籤三傑管花園

話說龍大等五人身藏快刀徑投大廚房來。此時府中已經鳴鐘請飯。維止社各社友都已齊集。飯堂候吃。并且大廚房這一條路並不是緊要處。所以進出的人很少。龍四打頭。霎時已到大廚房門口。看菜的香味一陣陣噴出來。龍四就向背後搖手叫龍大等別跟上來。淨修騰身向上。只一躡早躡上了屋椽。一手扳住椽子。把身子反貼在望板上。龍大龍二龍三跟隨上躡都貼身望板。宛如四隻蜻蜓。龍四向廚房一張。只見二三十個小子都掇着食盒。在那裏伺候。有三個廚子在那裏配菜。發放。只聽廚子道。這是王爺的。這是福晉的。就見兩個小子捧着盒子出來了。打頭更有三個掌燈的掌燈。前行龍四隱過一邊。候他們過去了。再行探視。各社友各賓客的菜一一發出。各小子一一走過。纔見他發付道。這一盒送往瑞雲軒。後軒這一盒送往。

地窟隨見兩個人掌燈。兩個人掇食盒走出廚房來。龍四放輕脚步緊緊跟隨。椽子上貼着的四個人也就跳下。輕玲便捷寂無聲響。五個人跟隨四個小子亦趨亦步走到轉灣地方回望廚房相離已遠。龍四突然一個虎跳縱過掌燈。小子面前攔住去路。拔刀在手喝一聲道呔要命的休嚷。雪亮的刀就掠出來。那幾個小子見面前有人橫刀攔路急忙回頭向後奔跑。不意龍大龍二龍三淨修齊喝站住。那兩個小子可就慌了。龍大道誰送後軒的飯誰送地窟的飯快說一個小子道小的是送後軒去的龍大道不必費心把盒子交給我我替你代送了就是那人只得交過盒子。龍大道你那衣服也暫時借給我一用。那人沒法解下那件青綢罩衫。龍大放下食盒接衣披上掇了盒向龍四道走罷。龍四就向掌燈的道掌燈前導兩豪傑押着一個掌燈。小子大踏步去了。這裏龍二龍三擺布那送飯地窟的小子自然也這麼。

如法泡製。把兩個解去外衣的小子都交給淨修一個兒管理。如今先提龍大龍四押了那掌燈小子。曲曲灣灣將到後軒就有巡邏的家將上來盤問。龍四隱過一旁掌燈的回稱是送晚飯巡邏的人就放他進去。龍大捧了食盒跟着掌燈的家人又轉兩個灣已到後軒。只見軒中火光映射出來掌燈的停住步。龍大掇盒子直闖進去。守軒門的家將問是誰。龍大道廚房叫送飯來。那家將一面掀門簾一面咕嚙道怎麼也不知照一聲兒往常到門總是先行知照的。龍大並不回答踏進軒中抬頭見祇有兩個社友坐在那裏閒談。社友一見龍大就向內道菜來了請出來用飯罷。一個社友就向龍大道你放下盒子就出去不必站在這裏。龍大裝做不曾聽見呆呆的站着。正這當兒只聽得一陣脚步響踱出一個龍顏鳳姿的丈夫來。龍大陡吃一驚。此人不是別個正是當代聖人天下共主。血滴子全軍大元帥雍正皇帝。雍

正帝見了龍大也吃驚不小。鄧起龍三個字幾乎脫口而出，極力忍住了。但是唇掀舌動那個鄧字已經吐出音來。那兩個社友齊聲呼喝。盒子還不放下快滾快滾。龍大只得慢慢地放下了盒子。徐徐退出門來。依舊同了那掌燈的小子從原路回來。淨修等早都在那裏等候。龍二龍三也恰回來。於是大家脫下那件罩衫還給兩個小子。囑道：你們四個兒。倘把今晚的事漏洩了。開去我們立刻取你們性命。要命不要命。悉聽你們自己處決。四個小子都道：衆位放心。今晚的事倘被外邊知道。我們也都擔着不是的。決不會漏洩淨修道：不漏洩就有命活去罷。四個小子宛如得了皇恩大赦。抱頭鼠竄而去了。淨修瞧見他們去遠。纔道我們回房去罷。於是五個人飛步回房。剛纔坐定還未講話。就見刺繡僧瑪勒吉進來。淨修急忙起身讓坐。瑪勒吉道：你們五位爲甚不吃晚飯。淨修道：恰在外邊閒逛吃了幾個鍋貼。此刻還不餓。

呢。偏偏瑪勒吉閒談了好一回方纔辭去。龍四道：這番僧真可厭。跟他敷衍了好一會子。隨問龍二、龍三：你們到地窟中可曾瞧見龍三道？是我掇盒子下去瞧得很明白。你道這囚禁的三個是誰？龍大接問：誰呀？龍三道：就是咱們的監器。雲中燕隊長、雲中鶴副監、軍雲中鵠。龍四大跳道：可怎麼樣？龍二冷然道：已經囚了要怎麼樣呢？只好慢慢地想法子援救。是了龍三又問：你們探得怎麼樣？龍大也把後軒中瞧見皇上的事說了一遍。衆人齊吃一驚。都道這廝們膽敢如此造逆？該如何辦理？五個人你望我，我望你，望了好一會子。依然是一籌莫展。還是龍四想出一個主意：主張回到潛邸報知隆科多，請示辦理。大家齊稱很好。當下卽由龍大、龍四兩個騰身上屋，飛出廉王府，徑向潛邸而來。何消片刻，早已行到兩人一先一後飛進圍牆，徑投血滴子住宿的院子來。恰好隆科多在那裏與衆隊員講話。一見龍大、龍四回來。

就問鄧起龍。雲中雁主子消息已否。查得龍大道查着了。隨把送飯後軒瞧見皇上的事說了一遍。又道三雲也在那裏都囚禁地窟中。隆科多大驚道。竟然這麼做出來。胆大叛逆不法已極實爲天地所不容人神所共憤。現在事不宜緩可調齊御前侍衛與步軍統領趕往廉王府奮力殺入救出聖駕。及被囚的血滴子要緊要緊趕速趕速龍四道救駕果然是最要緊不過的事。但是眼前調動人馬攻打王府恐怕不能不有顧忌。隆科多問是何故。龍四道聖駕現在那裏咱們率衆進攻萬一奸王被逼得緊肆無忌憚加害起聖上來可怎麼樣。隆科多一聽此言就爲難起來很是躊躇隨道你們先回去等候。怡親王到來大家商量商量再定辦法。你們明日晚上同到這裏聽示。龍大應了。兩個是回道不瞞隆大人說我們今日還沒有吃晚飯敢求賞一頓飯吃。隆科多道哎呀我竟忘記了。你方纔不是告訴我臨開飯就去辦。

事的麼。果然餓了。隨傳話小廚房做一鍋鍋貼來。一時鍋貼做好。兩龍坐攏。吃喝吃畢。已經三更時候。告辭起身。飛行回向廉王府去了。次日黃昏潛邸中大開議會。怡親王允祥舅舅隆科多并各血滴子人員無不齊到。一時淨修等五位英雄也都奔到隆科多就把主子受難廉府被困後軒要派兵往救。難免投鼠忌器。要聽其自然又非心所能安。大家有高見不妨說出來。我們斟酌而行。怡親王道據我意思第一總要盜着廉府消息地圖就可以知道破他的法子。這一件事說不得。祇好遍勞淨師傅等五位了淨修道消息地圖我早想過好多時。怎奈關防嚴密不易偷盜。隆科多道你們在裏頭總易設法萬萬不可畏難。萬萬不能推托能夠救出聖駕最好倘一時不能救出就偷盜消息地圖也好淨修等到了此時真是義不容辭只得免強應下。回到廉王府細心探視。白忙了一日夜依然毫無眉目。怡親王焦急異常。重

又召集會議。隆科多道：我現在想起必候偷盜地圖到手。夜長夢多。知道幾時纔能夠辦到這一策。失之太緩。立刻派兵圍府廝殺。投鼠忌器。反致誤事。這一策失之太急。我此刻想得一策。不急不緩。又穩又快。你們以爲如何。衆人齊問計。將安出。隆科多道：約定一個日子。派遣侍衛步軍圍住廉王府。血滴子軍飛行上屋內應。外合齊夥兒動手。內應的血滴子軍由淨師傅等五人統領外合的軍。由我與怡親王分着統領。怡王爺當着領侍衛內大臣。就統帶侍衛隊。我總算是步軍統領。就統帶步軍隊。攻其無備。出其不意。一舉手就救出聖駕。拿住奸王怡親王。連稱很好。隨問期定在幾時。呢。隆科多道：此事謀定。卽行萬萬不能遲緩。怕的是人多口雜。難免洩漏。機密機密。一洩漏。可就要壞事。明晚三更就動手。怡親王道：很好。黃昏取齊。三更動手。計議已定。各人分頭進行淨修。等回到廉王府。依然談笑喫喝。沒事人一般。維止。

社衆友一點子破綻都瞧不出到了晚飯過後廉親王抽籤派差抽着六枝籤恰恰是穿雲燕子彭勝小辮子金拳師龍大龍四張雲如淨修派他巡查各處穿雲燕子彭勝道今晚差事派得真公道三個舊社友三個新社友一點沒有偏勞龍四道同是社友誰計較勞不勞偏不偏呢也沒什麼舊呀新呀龍大道公事果然是共同辦理最好總要畫一畫汛地庶幾職有悠歸小辮子金拳師道汛地如何畫分呢龍大道前後分做兩汛前汛專管府裏後汛專管園裏看是如何衆人齊稱很好隨議定新社友管後汛舊社友管前當下穿雲燕子彭勝小辮子金拳師飛毛腿張雲如擔任府裏三面的防務淨修龍大龍四擔任園裏三面的防務各自分地巡查淨修見時已黃昏向兩龍道你們且守着汛地我飛回潛邸取齊去兩龍應允淨修說一聲去也

一道黑光早已沒了影蹤。却說潛邸中怡親王允祥早把御前侍衛調齊。計調到頭等侍衛四名。二等侍衛十二名。花翎侍衛一百名。藍翎侍衛一百四十名。共計二百五十六名。一個個弓箭腰刀。十分威武。隆科多點選精壯番役三百六十名。一個個鋼刀鐵尺。異常靈捷。都到潛邸取齊。并且怡親王隆公辦事都極細心。出去何事出發。何方一個字也不宣布。欲知如何攻破廉王府。且俟下回書中再行講解。

第二十三回 血滴子飛救三豪傑 侍衛軍大破廉王府

話說怡親王允祥統着二百五十六名御前侍衛。舅舅隆科多統着精壯番役三百六十名。浩浩蕩蕩。直向廉親王府出發。那班御前侍衛都是鎧甲出身。四名頭等侍衛都是武狀元。十二名二等侍衛都是武榜眼。武探花。其餘花翎侍衛。藍翎侍衛也都是武進士。龍驤虎躍。沒一個不弓馬嫻熟。武藝精。

通。霎。時。之。間。已。抵。廉。王。府。第。隆。科。多。道。怡。王。爺。請。你。圍。前。門。我。圍。後。門。怡。親。王。道。我。已。思。得。一。計。索。信。從。大。門。而。入。傳。呼。開。門。只。說。有。旨。着。允。禪。接。旨。如。果。他。來。接。旨。乘。間。就。好。把。他。拿。下。拿。到。允。禪。事。情。就。易。辦。了。隆。科。多。道。好。果。然。好。就。恐。允。禪。未。必。中。計。呢。一。語。未。了。一。百。多。個。血。滴。子。也。都。跳。躍。而。來。隆。科。多。就。率。同。番。役。沿。牆。脚。向。後。去。了。血。滴。子。一。到。園。牆。就。騰。身。而。上。一。個。個。勢。如。奔。馬。捷。若。獮。猴。縱。上。了。牆。知。道。牆。內。都。是。削。器。祇。望。屋。頂。上。飛。騰。跳。躍。淨。修。在。內。巡。查。瞧。見。黑。影。抬。頭。見。屋。上。有。人。急。忙。打。號。招。呼。屋。上。也。打。還。號。淨。修。騰。身。上。屋。間。都。來。了。麼。血。滴。子。隊。員。回。都。來。了。淨。修。引。他。們。下。地。從。平。安。地。方。行。去。走。了。好。一。會。子。遇。見。龍。大。龍。四。打。過。暗。號。龍。大。道。你。們。都。來。了。我。們。就。後。軒。去。救。駕。罷。淨。修。師。傅。可。分。一。半。人。去。打。地。窟。龍。四。也。跟。去。幫。忙。淨。修。想。了一。聲。是。向。龍。四。道。老。雁。去。麼。龍。四。道。我。幫。鄧。大。哥。救。駕。去。淨。修。師。傅。請。

自便罷。當下淨修分了一半血滴子。自去地窟救人。龍四向龍大道。鄧大哥走罷。龍大道好隨道。兄弟們留意地下。都有消息。我們上屋行走。平穩點子說話。纔畢。朴朴陸續飛騰而上。宛如幾十頭燕子穿林飛掠到了屋面。拔步飛行。屋椽不動。踏瓦無聲。霎時已抵瑞雲軒後。龍四第一個輕身跳下。抬頭見軒中窗門洞開。燈火全無。滿間漆黑。大驚道。怎麼這個樣子。龍大與衆兄弟也都跳下。打開火扇。大踏步闖入四間。一照那裏有半個人影。軒後軒前搜了個遍。別說聖駕影蹤全無。連維止社社友都不會遇見過。一個不禁。衆口齊聲說了一個呀字。面面相覷。不作一語。龍四道。別是我們來遲了。一步早被他人救去了。龍大道。斷不會如此湊巧。定然別有他故。看官。你道雍正帝軟禁在後軒。一霎時怎麽會不知去向。原來怡親王率同侍衛突然叫門。說有旨意。穿雲燕子彭勝。縱身上屋。見黑壓壓二百多人。弓箭腰刀來。

勢很不善。急忙報知廉親王。廉親王急命先把後軒那一個移入寢宮。多派社友看守。彭勝立刻奔入後軒。指揮衆人把雍正帝從床上拖下。連被褥移向寢宮而去。這裏劫駕的纔去那邊救駕的就來前一步。後一步。只差得一步兒。當下龍四道我們快到別處找找去。一個血滴子道：試聽這是什麼聲響？龍大龍四側耳細聽。覺着喊殺之聲。一陣陣吹送將來。龍四道：不好！那邊在廝殺了。我們快去。衆人聞聲迎去。一個不留意。踏着機關觸動消息。突見兩個木人攔住去路。手裏都執着大刀。使得同雪花一般。龍大忙喊仔細。削器上屋罷。朴朴衆人都登了屋。忽見對面一個黑影如飛而來。龍大忙打暗號。那人回號。纔知就是自己人龍三。龍三道前面廝殺得十分利害。快助戰去。龍大聽了。卽率了衆隊員飛奔前去。原來廉親王叫人把雍正帝移到寢宮之後。急下號令。維止社各友起家伙埋伏兩旁。布置完備。纔命大開中。

門迎接天使怡親王帶同侍衛昂然直入到銀鑾殿站住宣旨道允禩何在爲甚不出來接旨廉府侍衛跪稟廉親王少有感冒已經睡了聽得突降諭旨勉強掙紮起身現在內殿恭候請王爺內殿開讀罷怡親王見說有理率了侍衛向內廉府家人掌燈前導一時已到內殿不過幾個家人站着廉親王依然影兒都不見正欲發話聽得家人謹說王爺出來了隨見廉親王大踏步進來一見怡親王就喝問更深半夜你來此做什麼怡親王道我欽承上命到此宣旨早已講明你還假作癡聾麼廉親王道那裏來的旨意你我同爲總理大臣萬機共同代理旨意是真的我也應該知道我既絲毫不知可見就不是旨意你深更半夜到此假傳聖旨究竟是何意思怡親王道我到此宣得旨自然奉有旨意爾我做臣子的自該遵照儀注接旨不該問旨意從何而出一問到旨意所出就不免心存疑慮心存疑慮就是目無君上

你這廝胆敢目無君上侍衛們給我拿下廉親王也怒道你胆敢假傳聖旨家人們也給我拿下怡親王一聲令下四個武狀元出身的頭等侍衛就上來抓廉王穿雲燕子彭勝小辮子金拳師飛毛腿張雲如鐵嘴老鴉杜蘭一見侍衛動手也就拔刀而出大喊誰敢傷害吾主就在內殿中與侍衛打起對子來侍衛武藝精通社友身體靈捷恰恰打一個平手衆侍衛一齊出手玉蜈蚣等各社友也一齊出手兩邊打成個蜘蛛團越戰越勇難解難分怡親王道我奉旨拿捕允禩并查抄他的家產允禩胆敢抗旨拒捕實屬目無法紀爾等助逆羣徒聽者步軍統領隆科多已經督率步軍把你們的後門圍住爾等試思前有侍衛後有步軍爾等因在核心插翅也難飛去究竟爾等都是從逆余奉諭旨祇拿首逆允禩一人餘衆一概不問爾等又何苦甘心從逆呢龍二就衆社友中開言道衆位社友我們前後被圍寡不敵衆抗

拒到底勢必同歸於盡。現在既然王爺開恩說餘衆一概不問我們不如各尋生路。大家散伙罷。廉王道龍二臨敵變心必是奸細給我先拿下這廝除去害羣之馬。龍二聽說立刻反戈相向。龍三趕忙奔向後面做內應。恰巧遇着龍大等血滴子軍知照出外救應。龍大聽說立刻率同血滴子飛騰向外雀步蛇行半飛半走一霎時已到內殿。但見刀光閃閃棍影幢幢一片喊聲滿間殺氣。龍大發一聲喊。單刀直入徑取廉王刺麻僧瑪勒吉。急忙橫刀格住大喊。勿傷吾主衆多英雄聚在一間中廝殺。究竟社友人數有限。官兵愈聚愈多。廉親王被困垓心衝突不出。正在着急。忽聞一聲虎吼。奔入三個人來。廉親王大驚失色。原來奔入的不是別人。正是雲中燕。雲中鶴。雲甲鶴。你知道三雲囚禁在地窟如何會破壁飛出。原來淨修分領了一半血滴子軍徑來攻打地窟。這地窟就在倉間底下。地窟門口也有兩個社友執刀把守。經

不。起。大。敵。當。前。手。都。不。及。交。就。被。淨。修。拿。下。綑。了。個。結。實。打。開。窟。門。一。擁。而。
下。從。地。窟。中。聲。喊。將。去。裏。面。雲。中。燕。聽。得。就。喊。我。們。救。兵。到。了。快。殺。出。去。接。
應。呀。雲。中。鶴。雲。中。鶴。齊。聲。答。應。三。條。大。蟲。就。在。地。窟。中。動。手。扭。去。了。鎖。鍊。發。
一。聲。喊。一。齊。殺。出。窟。中。雖。也。有。幾。個。看。守。的。那。裏。是。他。們。對。手。此。時。淨。修。已。
經。率。衆。殺。入。雲。中。燕。等。打。一。個。招。呼。并。爲。一。起。齊。夥。兒。出。外。淨。修。道。地。下。防。
有。消。息。屋。上。走。罷。說。着。騰。身。而。上。衆。人。也。都。上。屋。向。外。飛。行。聽。得。喊。呐。廝。殺。
就。尋。聲。找。來。到。內。殿。屋。面。聽。得。下。面。瑪。勒。吉。高。喊。勿。傷。吾。主。雲。中。燕。雲。中。鶴。
雲。中。鶴。向。隊。員。各。要。一。柄。鋼。刀。飛。身。下。撲。宛。如。鵠。鷹。抓。鷄。的。樣。子。虎。吼。一。
聲。飛。刀。直。取。廉。親。王。廉。親。王。一。見。雲。中。燕。等。知。道。地。窟。已。經。打。破。大。驚。失。色。
大。喊。吾。事。去。矣。回。身。向。內。穿。雲。燕。子。彭。勝。小。辯。子。金。拳。師。鐵。嘴。老。鴉。杜。蘭。飛。
毛。腿。張。雲。如。眼。光。都。很。尖。利。早。已。瞧。見。也。忙。虛。刺。一。刀。跳。出。重。圍。緊。跟。廉。王。

向內從寢宮走入花園。但聞園牆外喊聲大起。知道有人圍住。不敢從園門出去。徑向一堆雜物的小屋走去。明明大開屋門。不意廉親王等走入一會。子就沒了影蹤。原來這一間堆放雜物的小屋內掘有一條地道。通到牆外。廉親王見事機急。迫丟下衆人。就從地道逃走。穿雲燕子彭勝等緊緊跟隨。一同逃出。且暫按下。却說怡親王允祥督同御前侍衛奮力捕拿維正社各社友。見廉親王已走。蛇沒了頭。軍沒了將。頓時沒做道理處。紛紛上屋逃走。雲中雁一見騰身上屋。追趕血滴子隊員都各上屋喊拿。飛鏢袖箭亂發。暗器霎時打倒了三五個餘衆。四散再欲追時。地上雲中燕淨修齊喊賊衆逃走。不必追趕。快下來搜查聖駕。還沒有着落呢。屋上血滴子聞聲跳下。怡親王道。屋面上廝殺。可曾擒住賊子。雲中雁回用暗器打倒了三五個怡親王。問可曾綑住。雲中雁道。都已綑縛。雲中燕道。既然綑縛了。你就去提他下來。

淨修雲中雁都道聖駕不知移往何處。提下來審問。怡親王道：我也這麼想。道言未了，朴朴朴三條黑影飛上屋去，纔一轉瞬，雲中燕、雲中鶴早各提一人自屋飛下，擲於怡親王跟前。淨修雲中鶴重又騰身上屋，又各提了一個下來。怡親王詢問聖駕所在，五個社友都回不知。怡親王逐一盤詰，絕無他供。雲中雁插問後軒囚禁的那一位現在那裏，一個社友道：那是王爺。叫穿雲燕子彭勝移送到寢宮去的。怡親王道：此話可真確？那社友道：我知道是移向寢宮去的。怡親王就命他引導到寢宮去，當下由雲中燕、雲中雁押着那社友引路，怡親王率領大隊御前侍衛跟着前進。欲知遇見聖駕與否，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四回 廉王府雍正皇失蹤 隆福寺雲遊子論字

話說雲中燕、雲中雁押同那社友引着怡親王及大隊御前侍衛徑行入內。

進了寢宮。宮門守宮太監人等一見這副勢派唬得魂不附體。雲中燕喝問聖駕在那裏。太監驚回不曾知道。雲中雁喝道。囚囊狗養的要死。別講實話。要命快講。實話快講。快講快講。那太監唬得瑟瑟瑟抖。一個不住。雲中燕。雲中雁連連催促。那太監更慌得一個字都說不出。雲中燕向那社友道。你的話可怎麼樣。那社友道。我眼見穿雲燕子彭勝倒後軒移那位入寢宮的不曾知道。就是聖上。倘然知道是聖上。再不敢幫助廉王了。怡親王此時已經走進那社友說的話都已聽得。各侍衛齊集左右。揜拳捋臂。靜候怡王示下。怡親王道移了來。怎麼又會失蹤。給我細細的搜。一聲分付衆手齊動。各侍衛分頭搜索。一間間搜索。將去翻箱倒籠搜了一鎮夜。那裏有個影蹤到天色大明依然毫無動靜。面面相覲。大家沒有指望。忽見雲中雁欣然而入。向怡王道。廉府花園削器繪圖已經搜得了。怡王問。雲中燕呢。左右回還在訪尋皇。

上怡親王道叫他來我有話分付左右急忙奔去傳話霎時喚到怡親王道雲中燕這一張地圖交給你着你率同隊員趕緊把園中各處所埋的削器所安的消息悉數除掉雲中燕應了兩個是然後道有了這一張圖眼珠子就明亮了許多從此園中就可以通行無阻只是拆下來的削器如何處置怡親王道拆下來一件件給我檢點一過查明賬籍放在一間裏雲中燕應着接了地圖自去督衆辦理怡親王又命衆侍衛分頭尋覓不尋見聖駕休來見我衆侍衛領了鈞旨各執兵器四出找尋尋到晌午差不多把個廉王府翻了個轉身依然影子全無只得空身覆命怡親王無奈率着侍衛回宮叫隆科多督率步軍幫同血滴子搬運削器這夜隆科多報告削器堆放了三間屋關閉嚴密經我寫好封條逐一的封閉好怡親王道舅舅勞苦了回去歇歇罷明日咱們再商量大事次日各親貴大臣又在潛邸聚集會議說

廉邸逃走不知去向。聖駕被劫在何處無從根究。隆科多道東四牌樓隆福寺中到一個測字先生測幾個字。非常靈驗。現在駕臨何處既然無從根究。不如且去問一問怡親王道。真舅如何知道他靈驗。咱們從前不是問過陳景希麼。隆科多道這位測字先生不知他是何方人氏也不知道他姓甚名誰。到京不過半個月。招牌上寫的是雲遊子。大概就是他的別號了。我就因陳太常說起方纔知道陳景希太常也很佩服他呢。怡親王道陳景希倒也佩服他麼。隆科多道很佩服他。怡親王道陳景希佩服得總也不會差什麼。咱們就去測一個字也好。隨命取筆硯來。寫了一個字。封了個固密派一個侍衛持往問測。原來這雲遊子的測字比衆不同。叫人隨意寫一個字。却就能照着這個字體離析而言。無不奇中。到京之初。在隆福寺中設檯測字。一日來一個家人送來一函。拆開一瞧。却是個朝字。雲遊子把那家人打諒。一

回開言道。這一個字不是尊駕所書寫這個字的人定是登朝上殿的貴人。其出世之日當係十月十日那家人問他緣故雲遊子道朝字拆開看恰是十月十日四個字並且此位當係水利上當過差的因朝字加上水旁是個潮字今去水成朝已不在水而在朝中了那家人大驚道我們老爺新由河督內調授爲戶部侍郎老爺的生日可不是十月十日麼瞧熱鬧的人聽了他這判斷無不稱奇又有一人前來問事卽席揮毫寫一個可字雲遊子問他什麼用那人回說是問病雲遊子道依字判斷病人定是女子其病定是火症那人驚道先生真是神仙但不知如何會知道雲遊子道可字係丁口兩字合成男爲丁女爲口現這可字的口字筆畫太不緊湊雖由寫的時候過於草率我已可斷定病在口不在丁丁在五行屬火口緊倚丁就可知他所害是火症那人道先生斷的真不差病者是我妹子所病果然是火症先

生此病不妨。麼雲遊子道。不妨。不妨可加。旁爲病。病卽是病。有病爲疴。無病爲可。既然是個可字。病就沒有了。衆人無不驚異。此時翰林院編修史貽。直的誥命懷姪。過月還沒有產。聽得雲遊子測字這麼神奇。乃寫字一個。叫他丈夫持往問測。史編修到時。賓客滿座。有認識史編修的。都起身讓坐。史編修略一招呼。卽取出字來。請教雲遊子。瞧時寫的是一个也字。隨向史翰林詳視。一回道。此字是尊夫人所寫。是不是史編修。驚道。先生如何會知道。雲遊子道。謂語助者焉者乎。也因知是公內助所書。尊夫人盛年當是三十。一歲是不是史編修。道是的。雲遊子道。細觀也字。上爲三十。下爲一合之不。是三十一。麼史編修道。我正謀幹遷動能否。如願雲遊子道。也是着水。則爲池。有馬。則爲馳。現在池連。則無水。陸馳。則無馬。如何能夠遷動呢。再細瞧此字。尊夫人父母兄弟近身的親人。當無一存者。是不是史編修。問如何會知。

道雲遊子道也字有人爲他字今獨見也不見人所以斷定他家已無人了。又問尊夫人母家家業諒已蕩然確不確史編修道確極雲遊子道也字着土則爲地現也祇見也不見土所以知道他已無家產史編修道先生斷得非常真確但是我此回來意就爲內子懷孕已經過月究竟何時方能產生所以問一聲呢雲遊子道總要十三個月方纔產生因也字中有十字并兩旁兩豎及下面一畫恰成爲十三呢再有一事相告屈指十三個月恰值春令春令屬風風字從虫也字着虫正是個蛇字尊夫人所孕當是蛇胎呢史編修大驚回家就請太醫用下胎藥墮下果然是一條蛇還未開眼從此雲遊子的聲名就洋溢京國遠近稱爲神仙現在那侍衛領了怡親王鈞旨持函徑投東四牌樓隆福寺只見左廊下一簇人圍住着一個白布招兒高高吊起上寫着雲遊子論字處那侍衛排衆直入向雲遊子拱手道先生我要

請教一個字隨開函取出遞與雲遊子。接來一瞧却是個仁字。問有何用處。那侍衛道找個人找得到找不到雲遊子。問不見了幾天。那侍衛就照實而說。雲遊子道據字而斷此人並未離京。也不很好找。仁字加一撇。一豎成爲行字。現在是仁不是行。可以斷定他並未曾行仁字。加一畫一豎成爲在字。現在是仁不是在。可以斷定他不好找。仁字分開是二人兩個字。必是有兩個壞人算計他。他本身是不能夠做主。所以不能出來再者仁者本也。所以桃仁杏仁。凡由核中生芽成樹的東西都叫做仁。現在算計他的壞人就與此人是一脈相關的。千朵桃花一樹生決是一個仁上所出。那侍衛問兩個壞人算計有妨礙麼。雲遊子道不妨。不妨斷然不妨仁爲百善之長。仁民愛物。此人幫手必然不少。那侍衛又問於性命沒有妨礙麼。雲遊子道仁人與義士相對。既是仁人必有義士幫助。并且仁人喪於非命。是從來

沒有的放心。放心那侍衛大喜回報。怡親王怡親王也略略放下了幾分心。一時隆科多等都到怡親王把雲遊子論字一節事告知衆人。衆人都稱靈驗的很。隆科多道。驗不驗且由他。既與性命無妨。仁人須有義士幫助。現在可就在義士身上了。你們這班義士可有什麼法子。雲中雁鄧起龍相語道。廉王府已經破掉。祇有糖貝子祿貝子恂郡王是跟他一起的。總在那三個府中了。我們的假投降已經鬧破。現在也祇好在暗中活動了。雲中燕道。大。家。破。點。子。功。夫。令。晚。分。做。三。隊。一。隊。探。糖。貝。子。府。一。隊。探。祿。貝。子。府。一。隊。探。恂。郡。王。府。好。歹。總。要。探。一。個。穷。竟。怡。親。王。道。但。願。一。舉。成。功。我。當。置。備。盛。筵。替。衆。位。慶。功。雲。中。燕。道。我。們。靠。着。朝。廷。洪。福。定。要。領。受。王。爺。賞。飯。的。當。下。推。定。鄧。起。龍。張。人。龍。呂。翔。龍。三。人。率。領。血。滴。子。隊。員。二。十。名。偵。探。糖。貝。子。府。雲。中。燕。雲。中。鶴。雲。中。鶴。三。人。率。領。血。滴。子。隊。員。偵。探。祿。貝。子。府。淨。修。雲。中。雁。兩。

人率領血滴子隊員二十名，偵探恂郡王府推舉已畢，各各磨刀擦劍，整理夜行衣服，預備出發。轉瞬之間，天色已夜，大家喫過夜飯，穿扮結束，等到鼓樓報打二更，知道街上行人已少，三隊血滴子各由頭領督率，飛身上屋竄房，越脊身輕如燕，踏瓦無聲，離了潛邸，就分做三隊，各奔前程而去。怡親王見他們輕伶便捷，來去如風，知道總有佳音回報，就約舅舅隆科多在潛邸中靜候，兩人據案酌酒，坐而待旦。到天色微明，有聲颯然，宛如落葉墮地，纔待出視，有兩人突然進來，正是鄧起龍、呂翔龍，一見怡親王，即道：「我們到塘貝子府府中，人還未睡，盡我們就把隊衆分做四小隊，一隊在外巡邏，一隊探視花園，一隊探視外院。我們兩人領了五個弟兄，親探寢宮，沒一院沒一處，沒一間不細細探視影跡。杳然現在我們先回。」張人龍當着壓隊，立刻就到了，道：「言未絕，又有三人飛騰而入，却是雲中燕、雲中鶴、怡親王。」

他如何雲中燕道真奇怪別說聖上影子全無就逃出的廉邸同那幾個維止社逆黨也都不見怡親王道兩處都已失望只要聽淨修的消息了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五回 廉王改組維止社 京師發現剝皮人

却說怡親王在潛邸中靜候佳音霎時張人龍壓隊回來又候了一會子淨修雲中雁飛躍而入雲中雁道皇上不見廉邸却在恂王府裏穿雲燕子彭勝鐵嘴老鴉杜蘭刺麻瑪勒吉也都在那裏探着一個緊要消息他們正商議把維止社重行組織改組的法子很是細密原來廉親王允禩同了穿雲燕子彭勝鐵嘴老鴉杜蘭小辮子金拳師飛毛腿張雲如從地道逃出之後急急如喪家之犬茫茫如漏網之魚不知投奔那裏是好走了一二里不見追兵方纔住步商議經杜蘭出主意叫金拳師張雲如分投禧祿兩貝子家

報知失敗情形並囑他們小心防備矯情鎮靜裝做沒事人模樣自己回了彭勝保護廉王到恂郡王府再行計較不意奔到恂王府因天色過早王府還未開門廉親王道前門耳目衆多不必叫門咱們改走後門好的多三個沿牆根兜到後門敲了好一回沒人理會穿雲燕子彭勝望了望天道旭日東升怕有人來了我來跳進牆去開門說着騰身而上霎時之間後門洞開只見彭勝走出道王爺快請進來廉親王跟了他走入杜蘭急忙把後門掩上此時恂王在陵工差次府中上下人等還都沒有起身呢好在彭杜兩人都會飛檐走脊一層層開進去把廉親王安頓在書屋內恂府家人起來瞧見門戶洞開只道有了賊子齊都怪叫穿雲燕子彭勝急忙向衆說明道休要驚慌咱們王爺在此恂府家人都道八王爺幾時到來我們怎麼全未知曉糊塗透頂真是該死彭勝道這原不能怪你們我們王爺爲有要緊事

等不及開門是我跳進牆代你們開門的。恂府家人道這就該死了虧得二位都是好人。倘然遇見歹人這個樣子這府裏就完了我們王爺問起來如何回答那不是該死了麼。彭勝杜蘭聽了都沒的說。廉親王問你們王爺在家沒有。恂府家人回我們王爺不在家在差次。廉親王道在差次也罷。我此回來此身負重大的職務異常緊要異常機密你們在外面萬萬不可洩漏衆家人齊聲應是。廉親王道誰替我陵工。差次去一趟就有兩人應聲願去。廉親王道去一個也夠了。見了你們王爺悄悄稟知休得聲張。那家人應諾而去。一面派鐵嘴老鴉杜蘭回廉王府去偵探情形并知照維止社。社友叫他們祕密來此商議大事。這夜開議。社友到的祇有三五個。其餘逃的逃被擒的被擒。興緻很是蕭索。糖祺兩貝子也回說外邊風聲緊急晚上防人。偵探我們都在嫌疑地位舉動很要謹慎。這裏的事請八王爺作主裁度着辦。

就是只消決定之後。知照一聲兒。一時。恂郡王也回。稱過兩三天。纔能回家。廉親王沒法只得就眼前幾個社友商議。舉眼瞧時。是穿雲燕子彭勝。鐵嘴老鴉杜蘭刺麻僧瑪勒吉。并金拳師張蘭芳。張雲如幾個人。廉親王道。此回遭禍總因作事不密之故。人心叵測。禍福無門。今後須大加改革。最要提防奸細。大家想想可有甚好法子。彭勝道。據我意思。只消着重保人。有願投身入社的。總要有社友三人聯環具保。倘有不測情事。惟該保人是問這麼一辦。可就謹慎了。廉親王道。不行。不行。即如此回。這五個人不是都有很大的保人麼。現在鬧了這樣的大亂子。可把保人怎麼樣。并且我知道這保人實在不知情。就使他情甘懲辦。自請處分。我也斷然不肯辦他。這保人一層。是沒中用的。張蘭芳道。我倒有一個法子。可以提防奸細。萬無一失。怎敵人弄百十個奸細。投身入社。也決不能夠。損我毫末。廉親王聽言大喜。忙問計將。

安出。張蘭芳道：把維止社重行組織，改成一個祕密社。祕之又祕，密之又密。不但社外的人不能知道，我們社裏有幾多人，就是在社的社友也不能知道。社裏有幾多人，不但外面的人不能認識，我們社友就是在社的社友，也不能夠認識。誰是在社？誰是不在社？譬如一家之人，父子兩人都在社，我能夠使其父不知其子之在社，其子不知其父之在社。社友的面貌，只有社長副社長認識。社友彼此不能自相認識，社友的姓名年歲，只有社長副社長知道。社友彼此不能自相知道，并且衆社友都遵奉社長副社長命令行事。不准稍有遲延。社長發令，叫誰做事，祇有做這事的人知道。這命令餘人，概不能知。各社友除老社友不算，外新入社各友，不但不能認識，社長面貌，連社長的姓名年歲，也不會使他知道。這麼機密，這麼神祕，恁他陰謀鬼算，奈何我不得王爺瞧我這個法子可行不可行？有利，有利廉親王不信道。

天下那裏有這種神祕的事。果然能夠如此。遠怕誰呢。張蘭芳道。王爺我從前要造消息削器。大家也不很信。直至造成了。纔都說巧妙便利。現在的事情也與從前的削器何異。廉親王道。你的話也很有理。但是如何辦理呢。張蘭芳道。王爺請你把耳朵過來。我講給你聽。使得使不得。你聽了再裁度罷。廉親王果然俯下頭來。張蘭芳附着廉王的耳細細說了。一會子。廉親王喜道。端的真是好法子。我們決定照此實行罷。在商議的當兒。附耳低言。總以爲祕密已極。不意隔牆防有耳。窗外豈無人。竟被屋上雲中雁淨修探聽明白。飛回潛邸報告。當下怡親王詢問用甚麼法子能夠這麼祕密。淨修探聽明白。齊回他們附耳低言。發聲很低。委實無從偵探。問他聖駕所在。都言不曾瞧見。怡親王道。逆社如何改組。如何祕密。咱們都可以不管。皇上是最要緊的事。着在你們幾位身上。無論如何。總要訪看的淨修等只得諾諾連聲。不

意。從。此。之。後。京。城。地。方。就。連。出。了。幾。件。無。頭。案。大。興。宛。平。兩。縣。五。城。兵。馬。司。步。軍。統。領。各。衙。門。中。每。日。總。有。三。五。起。來。衙。控。告。舅。舅。隆。科。多。當。着。步。軍。統。領。瞧。見。無。頭。案。子。接。二。連。三。的。來。心。下。萬。分。納。悶。第。一。件。案。子。發。現。在。打。磨。廠。打。磨。廠。一。帶。都。是。客。店。內。中。有。一。家。三。泰。店。是。很。大。的。大。客。店。一。日。忽。來。兩。個。住。店。客。人。口。操。山。西。音。不。意。住。了。一。宵。就。不。知。去。向。同。時。客。店。中。一。個。小。二。哥。失。了。踪。三。泰。掌。櫃。四。處。找。尋。杳。無。消。息。却。在。北。坑。上。發。現。一。個。血。人。兒。那。人。衣。服。全。都。剝。去。渾。身。是。血。面。目。也。已。模。糊。掌。櫃。大。驚。失。色。急。忙。報。官。官。府。帶。仵。作。到。店。檢。驗。驗。出。死。者。確。係。生。前。被。人。活。剝。人。皮。而。死。又。在。坑。上。搜。得。衣。服。一。身。鞋。襪。全。副。叫。人。認。識。說。是。店。小。二。哥。的。知。道。這。血。模。糊。屍。體。就。是。店。小。二。官。於。是。細。詢。掌。櫃。的。這。店。小。二。做。了。幾。年。平。日。做。人。如。何。有。無。冤。讎。掌。櫃。的。回。稱。這。小。二。哥。在。店。做。了。五。年。人。極。利。氣。素。無。冤。讎。官。判。驗。得。

店小二。某。生前遭人活剥人皮而死。因無家屬。着三秦掌櫃買棺成殮。聽候緝凶。懲辦不意。纔隔得一日。隔壁三義店又出了件活剥人皮的血案。不過死者是旅客。不是店小二。同時巾帽胡同興隆店也出了這麼一件血案。都被剝得血肉模糊。兩日之間。連出三案。可煞作怪。那遭人剝皮死於非命的。都是胖子。天子脚下京城裏頭鬧市中間。化日光天。偏偏連出這謀殺剝皮血案。弄得幾個胖子都人人自危起來。談虎色變。羣驚伯有官場中也都詫爲奇事。研究不出所以然之故。偏也奇怪。京裏胖子越是怕慘。柔出得越。是多。西河沿謝宅。喪掉一個家丁楊梅竹。斜街元記號。喪掉一個夥計琉璃廠。骨董鋪。喪掉一個小主人。其餘如北孝順胡同長巷頭條胡同花兒市大街。糧食店煤市街大耳胡同施家胡同西珠市口李鐵拐斜街驃馬市大街等熟鬧處所。沒一處不發生剝皮慘案。弄得闔京的人人人着急。個個驚惶。

晚上不敢安睡。睡下不敢合眼。終夜廝守。鑼鼓喧天。步軍統領隆科多見奇案。迭出嚴飭。番役立限緝凶。究竟何嘗稍有跡象。這一日丞相胡同黃宅又報一個管門的被人剝去人皮。血淋漓死在門房裏。隆科多驚道。又出慘案了。我倒要親自去檢驗。見一見如何情形。一面傳請雲中燕。雲中雁同去。相驗以便從長商酌。破案之法。霎時燕雁兩人應傳而至。見過禮。隨問大人呼喚。有何分付。隆科多道。近來活剝人皮的慘案連連發現。各處鬧得反沸盈天。你們大概總也聞知。雲中燕道。聞是聞得的。就爲事不干己。不去留心罷了。雲中雁接語道。我們爲了皇上的事。精神心力全注在這上頭。此外怎是。如何奇怪的事。都不在意。隆科多道。本來我也不來煩你們。就爲案情太覺離奇。步軍統領衙門幾個老於辦案的老番役。對於此案都已沒有辦法。恁你立限嚴緝。大海撈針似的。沒個確實消息。辦老了的老番役。尙然如。

此其餘。尋常番役更可不問。而知前日府尹懸了重賞。誰能知道凶手擒送來。衛立賞銀子三百兩。到今已經三日。也是杳無音信。偏偏丞相胡同黃宅。又出了事。今兒我欲親到那邊檢驗。見識見識。想起你們是夜行慣家。眼光上必然比衆不同。所以要你們同去瞧瞧。二人聽了齊稱很好。我們也不懂。什麼跟了大人學辦辦案。多少總增長點子見識。隆科多大喜。一時轎馬齊備。隆科多坐了轎。雲中燕。雲中雁都上了馬。衆番役排齊對子。一對對前行。好一會子纔到丞相胡同。此時大興宛平兩個知縣已帶齊作作都在黃宅。等候了。欲如何檢驗。如何破案。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六回 烏京兆喬裝訪案 妻道人煉瓦爲金

話說隆科多到黃宅。停下轎子。大宛。幽。縣。卑。都。迎接出來。此時瞧熱鬧的人。已是人山人海。萬頭鑽動。打成一圈的人牆。衆番役執鞭驅逐。纔讓出一條。

甬道來。隆科多出轎。雲中燕。雲中雁。下馬衆番役簇擁着進了黃宅的門。大宛兩縣請示道。黃姓主人卑職等已經問過。據供死者充當門役已逾一年。因是個傻子。平日家人們都不和他計較。也不會成家。爲他人雖傻却很忠心。所以叫他管門。昨日爲主人生日賞他酒飯。黃昏時候還見他喝醉了一個兒在門房唱山歌。不知怎麼今日門兒也不開。家人進他的房要叫他起來。開門揭開帳。赫然一個剝皮血人兒。躺在床上。就此鬧起來。大家都知到了卑職等反覆駁詰。並無他語。隆科多道諒已相驗過了。大宛兩縣齊道大人鈞諭說要親臨檢驗。卑職等未曾請示。不敢擅動。隆科多道。仵作可曾齊備。回稱都已齊備。隆科多道。人呢。卽見兩班仵作上來。叩頭兒見禮。隆科多道。番役把住門。閒雜人等不准放進。一個兩位雲義士帶同宛平仵作隨本統領檢驗去。卽有黃宅主人上來。叩見預備詢問。一切隆科多就命他做。

引導一行人走入管門的房就覺一陣陣血腥臭觸鼻噴來熏人欲嘔舉眼瞧時只見榻上躺着一個精赤血人兒自頭至足一點子皮都不留全都剝去看官那種剝皮人兒在當時實是無可言語形容到這會子却有蠟人肉體標本可以取做樣子了隆科多慘不忍視隨命仵作如法檢驗仵作遵命把屍體細細檢視翻轉來覆過去驗了好一回如法喝報驗得死者確係生前被人活剝人皮而死隆科多道人皮生得極薄極薄如何可以活剝得下仵作道大凡活剝人皮是用快刀在額上先劃一刀然後取水銀一大碗從劃開處所慢慢倒下水銀性滑體沉倒下後就用手把那人渾身輕輕敲拍候水銀都已週遍水銀所過皮與肌肉相聯的膜絡盡數斷絕皮與肉就此脫離那麼只消向下一脫就剝去了隆科多道人皮活剝必然慘痛無比難道那人不會掙扎不會叫喊聽憑人家處治的麼仵作道小的用銀針刺入

該屍胃中知道他生前曾經服過麻醉藥，被麻藥醉倒剝皮的時候已經人事不知。隆科多道麻藥醉倒還是不過這一次還是回回驗屍都是如此。作道回回都是如此。隆科多點頭不語隨命雲中燕。雲中雁細勘出入路徑賊子從那裏進來的。雲中燕騰身上屋細細的勘視。雲中雁就在下面勘視。一時勘畢。隆科多傳上大宛兩縣分付趕緊緝凶不得延緩致干未便隨命提轎兩縣送。隆科多上了轎也就坐轎回衙却說。隆科多回到步軍統領衙門就問雲中燕。賊子進出的路徑大概總勘明白了。雲中燕道勘明白了這剝皮的賊子是會飛行的。不過飛行的本領很平常。屋上瓦升踢翻了好幾處。後窗有挖抗痕跡那一定是從後窗出入的。隆科多道這案子很奇猜詳。他不透殺命不取財。斷然非盜。連犯數十案人非一姓地非一處。斷然不是仇。仇怨這一個謀殺的道理。你們可能猜詳得出麼。雲中燕道不是盜。不是仇。

大人指示得已經非常明白我看總是一個什麼匪黨他的剝皮人皮總是一個道理隆科多道本衙門的番役多半是無用之徒這件事祇好借重你們二位替我好好的訪查同是國家公事說不得總要勞苦勞苦雲中燕雲中雁應下兄弟兩人從這日起就隨處留心逐步着意一日在廊房頭條瞧見一個虬髯老人舉動粗疏語言朴野只見他頭戴草笠身穿布袍獨自一身並無伴當在街頭踱來踱去閒逛不像閒逛找人不像找人形跡很可疑雲中雁急忙報知雲中燕雲中燕跟來偵視斷不透他是何等人物跟了他一段路忽見他上館子去了雲中燕雲中雁緊緊跟入卽在虬髯老人的對面一席上坐下要了幾肴菜兩角酒二人那裏有心喫喝全神貫注的注視那老人只見他坐在那裏喫喝杯箸井然不亂啖啜絕無聲息并且目不邪視

身不倚側。不過有一樁奇異處。那人雖然端坐兩足。却屢屢躡空飯畢。出外却又走入了一家茶坊去。雲中燕。雲中雁。緊步跟隨那人登樓。二雲也就登樓。茶博士送上茶。那人手持茶盞。倚欄眺望。雲中燕。俟他望得出神的當兒。在他背後緩步走上那人。一時忘了形。慢慢把茶盞兒向後遞來。雲中燕伸出手接盞。放下瞧那人時。依然在閒眺絕。不回頭。瞧視雲中燕。忙向雲中雁丟一個眼色。退出茶樓來。雲中雁問是。如何。雲中燕搖頭道。不是歹人。那定是私行察訪的貴人呢。雲中雁問。何以知之。雲中燕道。我見他坐如泰山。行如流水。氣度先就不對。他的兩足蹣空。是用慣腳踏的遞盞。不回頭。是跟慣僕從的。就在地這方瞧出他華貴氣象。雲中雁聽了。還不很信。後來仔細探聽。纔知這虬髯老人就是順天府府尹烏克齋也。爲了剝皮人案出來。察訪的。原來這位烏克齋是山東登州人。探花出身。官至順天府府尹。爲人方剛清。

正不畏豪強烏府尹到任之初就遇着一件冤平縣中詳上來的殺人重案還沒有仔細翻閱廉親王就派人來關說說此案的凶手是冤枉的定要府尹翻案烏府尹回稱勘明案情定當按律辦理王府來人討了個沒意思告辭而去烏府尹細勘案情覺着縣裏辦得情真罪當毫無隙漏不意這夜裏一個兒在簽押房秉燭獨坐忽聞窗外隱隱有哭泣之聲自遠而近漸漸要進來似的忙呼當差的出去瞧視一個小童應聲出視不意纔開出窗大喊一聲跌倒在地人事不醒烏府尹親自起身瞧看月光之下一個鬼渾身鮮血淋漓跪在階下叩頭道我死得好苦求大人伸冤烏府尹雖然正直倒也毛髮悚然喝問你是誰那鬼回稱我是某某故魂被宛平縣所害現在却把罪名移卸在某某身上我冤不伸我目不瞑的烏府尹點頭道知道了我與你伸冤是了那鬼稱謝而去次日親自提審衆供死者衣服與夜裏所見相

同愈益深信不疑下筆改判盡翻前案偏寃冤平縣也是個強項令心不甘伏百端中辨烏府尹執意不聽批下案成鐵鑄毋庸強辨幕友見府尹如此固執疑有他故暗問所以烏府尹竟把夜來見鬼的事說了一遍幕友問鬼從何處來烏府尹道我瞧見時已至階下問鬼從何處去烏府尹道騰身越牆而去幕友道大京兆你上了賊人的當了凡鬼總是有形而無質去的時候總是奄然而隱不會騰身越牆現在此鬼既是騰身越牆就可斷定他是人不是鬼烏府尹聞言恍然立派幹役登屋驗看一時回稱雖然瑩瓦不裂屋上都隱隱有泥跡直至外牆脚下這明是新雨之後有飛賊經過呢幕友道這定是獄囚弄來的不問可知烏府尹大怒仍從原斷定案從此之後烏府尹對於廉親王雖很尊敬不過面子上尊敬罷了到剝皮案發現之後府尹因案情離奇十分注意接二連三繼續發現就出示懸賞緝拿凶手又改

扮喬裝出來察訪。巧被二雲撞見。偷不是。雲中燕細心險惡。鬧出一椿大笑。話。你想此種離奇慘案。高來高去的血滴子首領。且難偵探。一個文弱書生喬裝京尹。如此偵查得出。且暫按下。却說雲中燕。雲中雁。偵查了幾天毫無影響。這日經過韓家潭。忽見一家門首貼有門條。上寫浙西婁寓。逃出的人。很是不少。雲中雁道。咱們進去瞧瞧。雲中燕應諾。纔待舉步。就聽得出來的人紛紛議論。一個道。這道士真有點子道理。明明是鉛錫。經口入爐。一煉就會變成金子。一個接口道。可不是呢。我們鄰居周德明在茶坊中遇見他不過替他惠了一回茶。鈔裏道士就探囊取出一個小小藥瓢。贈與周德明。道此瓢夜間以水銀一兩投入。過了一宵。就會變成一兩紋銀。周德明接瓢稱謝。心下却不是很相信。拿回家中。姑且試試。放了兩許水銀下去。次日清晨取藥瓢一搖。其聲董董然。依舊是水銀。隨又放下。索性置之不聞。又隔了兩天。

恰巧有什麼用要水銀倒出一瞧已經堅凝成功紋銀了取向銀號估看無耗折纔知水銀在瓢不凝出瓢始結從此每夜放入水銀每晨倒出紋銀周德明本來是個窮光棍現在已變了個富翁了雲中燕聽了就向雲中雁道聽來此人頗有妖術或者與剥皮案有關也未可知我們且進去瞧瞧二雲舉步進門見房屋很是深邃直到第四埭屋兒黑壓壓擠了一天井的人一個三十來歲的道人向外而坐一個老婆子跪在階沿叩頭口稱求妻大師天恩賜一塊煉金救救老命那道人笑道我固不妨恩賜祇恐你福薄不能消受倒反害了你呢老婆子叩求不已道人只是不睬忽向衆中一人指道此人可有半塊金瓦之福隨叫他向庭中取一瓦來那人依言就庭中取了一塊瓦另送與道人道人接到手見是一片新瓦起手一劈劈去了小半塊回身取出一瓶開去塞倒出少些藥末糁在瓦上執杯潑水隨見兩個道。

童掇出一個藥爐。滿爐火炭已經通紅。道人卽把半片瓦放上了爐。好一會子只聽得天井中人齊聲喝起彩來。欲知爲甚緣故。且聽下回分解。

第一十七回 妻近垣指點迷途 雲中燕偵探賊窟

却說婁道人把半片瓦放入爐中。霎時之間早見藥末。繆處已變成金色。祇一個小角兒還是新瓦。不曾變金呢。婁道人隨向那道人取回家去。好好的珍藏。雲中燕就道人手中湊過頭去。一瞧見半塊金瓦。瓦上布紋猶在。呢那人接了金瓦。再三稱謝而去。雲中燕見了。很是納罕。站了一會子。見有求治病的。也有問事卜疑的。婁道人一一判治。無不各如其願而去。二雲回報。隆科多隆科多道。哎呀。我倒忘記了。這婁道人是現世的奇士。皇上失踪。我們正可請他來此一問。雲中燕道。大人怎麼知道他是奇士。隆科多道。我前兒據番役報告。說韓家潭來一個南邊道人。行踪很詭祕。不很可靠。我纔欲派。

人。去。拿。捕。幕。友。李。粹。庵。急。忙。阻。止。不。叫。捕。纔。知。這。道。人。姓。婁。名。近。墳。浙。江。嘉。善。縣。楓。涇。鎮。人。氏。年。紀。雖。然。不。高。却。是。道。行。非。常。善。能。呼。風。喚。雨。捉。怪。擒。妖。前。知。五。百。年。後。知。五。百。年。煉。丹。煉。汞。還。是。他。的。餘。技。這。都。是。粹。庵。告。訴。我。的。不。知。怎。麼。出。了。這。麼。大。事。竟。忘。記。了。他。不。會。講。來。問。一。問。我。這。個。人。真。是。昏。了。現。在。虧。你。們。提。起。隨。叫。家。人。傳。話。番。役。拿。我。的。名。片。快。到。韓。家。潭。裏。道。爺。公。館。說。我。多。多。拜。上。他。本。來。我。要。親。自。來。拜。訪。請。教。一。切。爲。身。子。上。略。有。感。冒。吹。不。得。風。請。他。老。人。家。法。駕。到。衙。中。一。叙。請。他。的。示。下。什。麼。時。候。打。轎。子。去。接。家。人。應。着。出。去。一。時。番。役。回。來。說。婁。道。爺。應。允。立。刻。就。來。并。言。大。人。的。名。片。斷。乎。不。敢。當。叫。小。的。拿。了。回。來。打。轎。子。接。也。不。消。得。道。爺。自。己。有。車。兒。坐。了。就。來。隆。科。多。喜。道。愈。是。有。道。的。人。愈。會。謙。恭。能。夠。就。來。最。好。雲。中。燕。道。他。老。人。家。既。能。前。知。五。百。年。後。知。五。百。年。眼。前。的。剝。皮。奇。案。咱。們。也。問。問。

他可好。隆科多道俟他來了再瞧罷。正在講語。門上飛報。婁道爺到。隆科多急忙搶步出迎。迎入裏面見婁道人年紀雖輕。氣宇澄清。仙風道骨宛如仙露。明珠松風水月飄飄然有神仙之概。隆科多十分敬禮。親手奉上香茗。雲中燕雲中雁。何都上前參謁。隆科多道某聞吾師有前知之明。行無爲之數。啓請法駕。務望指點迷途。喚醒癡夢。隨把皇上失踪迭生奇案的話從頭至尾說了一遍。又把雲遊論字的話也說了一遍。婁道人道雲遊子論字倒很有點子道理。他說行不成。行在不成。在果然不錯。但是仁字加一豎。就是個仕字。足見有仕官之人幫助。隆科多道我們惟求吾師明白指示。婁道人道皇上原有百日之災。這也是天數。沒法挽回的。你們不必着急。到那時自會平安回宮。雲中燕道百日麼也差不多了。從失蹤這日算起。可也有三個月光景了。婁道人道大凡事由前定。都是個天數。人力萬萬不能勉強。倘然違

天硬做反要發生別種事故。雲中燕問起近日剝皮慘案，婁道人道此事與至尊失踪頗有關係，該有生肖屬龍屬馬的兩個奸漢出來破這件案。雲中雁喜道我是庚午年出世屬馬，我哥哥是戊辰年恰巧屬龍，婁道人道今兒初一是戊午後兒初三就是庚申，你們可於晚上亥初一刻到東安門外坐南朝北的宅子數到第十三座門上有白粉圈兒的留心偵察，總可以偵着實在憑據。隆科多大喜，婁道人談了一會子就起身告辭。隆科多備齋堅留十分懇摯，婁道人只得坐下一時開出齋飯幕，友李粹庵也出來相陪。齋畢，隆科多用自己轎子恭送婁道人回寓。雲中雁等不得初三就到東安門外閒逛了大半天，毫無所見，敗興而回。心下疑惑，再到韓家潭婁寓請教。婁道人道這原是天機不能事前泄漏，二位總要到了時候纔好偵察。倘時機未至，頻頻奔走，反要壞事呢。現在最要緊，總要忘記此事，不到庚申。

亥初一刻萬萬不能前去二位謹記我言自有效驗二人應諾有事卽長無話卽短纔一轉瞬已到了初三日戌未亥初此日此時北京東安門外突現兩個身穿黑衣的英雄輕行淺步背南面北的在那裏找什麼一個道別是這牛鼻道人謊我們麼一個道老弟那邊門上一大圈兒不是白粉圈兒麼那個聽說用手向額上一遮遮去了星光回言不錯真是白粉圈兒哥哥婁道爺真不錯一個道休講話那邊有人來了那一個回頭果然見有燈光二人一騰身朴朴早都縱上了屋面看官們明眼不用在下交代得早知道這兩個是雲中燕雲中雁了那一座白粉圈兒的屋是東安門外第十三座住宅了却說雲中燕雲中雁縱身上了屋面向裏面望去燈火輝煌不知在幹什麼事雲中燕道倘然說沒人在內怎麼會燈火輝煌倘然說有人在內怎麼會寂然無聲雲中雁道我們且進去瞧瞧兩人躡房越脊直向燈光所在

走去見燈光從大廳中射出二人蹤上大廳屋面側耳聽時踏碌踏碌脚步聲往來不絕只是講話之聲一個也沒有心中納罕雲中燕揭開瓦片取出望板開成一個小窟穴向下張時只見廳中聚有三四十個人都是般大小的年紀一式穿扮的衣服最奇怪不過衣服上都編有號碼三號四號七號八號以及十幾念幾不等人數雖多靜悄悄地鴉雀無聲雲中燕瞧了一回猜不出所以然暗呌雲中雁瞧着雲中雁道還是外面去瞧瞧雲中燕點點頭二人向外躡出越過兩重屋脊已到第一埭房的屋面聽得下面有人講話急忙跳下躡足潛踪到紙窗跟前見窗紙上燈光映出兩個人影兒雲中燕叫雲中雁站在天井中把風原來這第一埭屋是倒座朝南的一個長天井兩邊是廊房廊裏的窗有一半兒開着所以要人把風當下雲中雁面對着左廊把風雲中燕伏在窗上用舌尖甜破窗紙向內

一張只見屋中共是兩人正在講話問答。講出的話不知是那一國語言。聽來不好好懂。講到結末。見一個起身開櫥取出一件衣服遞給那一個。那個接來穿上衣服上有着廿七號三個字。穿着既畢就見他探手懷中取出一件小小的東西對準了壁間懸的着衣鏡。把那件小東西只向臉上套。一套畢原來却是個假面具。恍然大悟道怪道裏面的人年紀衣服都是一般模樣。原來臉上蒙的是假面具。身上換的號衣。但是這假面具是什麼東西做的。蒙在臉上一點子都瞧不出。正在思索。早見那蒙假面具的人從旁邊的門走了出去。雲中燕轉要瞧時。覺着肩上有。輕輕拍打。回頭見是雲中雁。知道是風緊急忙仆身下地。踢碌踢碌果然左廊裏有人經過。一時又聽得有人叩門。雲中燕起身張看見又是一個人進來。那人又與他講話。講的又都是聽不懂的話。講完之後又取出一件衣服來。進來的那人接來穿。

上又從懷中取出假面具蒙上向內而去。雲中雁附着雲中雁耳低言道：咱們裏面去罷。雲中雁點點頭。於是二人回身騰上屋面躡房越脊向內而去。越過兩個屋脊已到大廳屋面就伏在方纔揭去瓦片的窟窿上張視瞧見那些穿號衣蒙假面具的人已經團團入座坐成個雙重的大圈兒。就見一個同樣打扮同樣戴假面具的人越衆而出探手懷中取出一紙也不知上面寫點子什麼話遞與就近第一個人那人瞧過轉遞下去第二個瞧過照樣遞與第三個這麼內圈裏的人個個接來瞧過那人收回了回身向案上取一籤筒。在手筒裏滿滿都是竹籤隨便向內圈裏人招手瞧他意思是要人掣籤樣子。果見一人起身掣了一枝籤隨遞與那人那人一邊放下籤筒一邊接籤在手瞧視一過向衆人做手式是表明九十三號。纔知他所掣的籤是九十三號。即見外圈中站起一人衣上的號碼正是九十三那起首。

的人又向大衆做了一個手式。表明十二的樣子。這一表明。衆人就站起身。散了。可煞作怪。他們的散也很有秩序。一個一個出去。並沒有兩人同走的。只見衆人陸續散去。那起首的人却把九十三號留住。入內取出一隻小箱子。開去了鎖。揭去了蓋。取出簪子似的一件東西。光閃閃亮晶晶。耀眼。爭光筆一般。長短簪一般。粗細也不知是何東西。有何用處。只見那起首的人。取在手中。很鄭重的交給那九十三號。又做了一會子手式。九十三號接來。藏好。纔點頭作別。此時衆人已都散盡了。雲中燕。雲中雁。急忙飛行。跟出。依舊到那第一埭。倒座朝南。那一間輕輕縱身下地。伏在窗上。瞧看見那個。九十三號已經在裏面解下號衣。脫下假面具。交與那人。那人檢點明白。把衣服折起。將假面具藏在號衣之內。隨手開櫥。放好。那九十三號脫去號衣。却是個黑漢子。開門走了出去。雲中燕低言道。老弟。你守在這裏候他們散。

盡之後替我入內把櫈中的衣服假面具偷兩副出來我要出去跟那人雲中雁點頭應允雲中燕一個虎跳騰身上躡跳出圍牆向兩邊瞭望見西面一個黑影急步跟上跟了一會子離得近了果然是個人瞧那身形長短與那個九十三號不甚相差心想這廝們鬼鬼祟祟總不是好東西既然今兒被我探出不如就此下手拿住了解他到步軍統領衙門請隆大人究問欲知曾否拿住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雲中燕勘破人皮案 隆科多熬審紀秋生

話說雲中燕主意已定騰身上前把那人夾領一把抓了個住拔出鋼刀低喝一聲要命的休嚷那人突然被抓眼見冷森森光閃閃寒氣逼人的鋼刀離身祇三寸有餘唬得胆都炸了抬頭見一個梢長大漢站在面前自己頸項被大漢壓住動彈不得不禁上下床牙齒捉對兒廝打起來只說得一句

好漢爺饒命。雲中燕道：「你要我饒命，快快將藏的那枝鋼針兒交出來。那人回沒有鋼針。雲中燕道：「我明明瞧見你接受的如何？」回沒有是那屋裏的人交給與你？怕我不知道麼？」那人無奈只得從懷中取出來遞與雲中燕。雲中燕接來藏過隨道走。那人道：「好漢爺叫我走那裏去？」雲中燕道：「跟了我走。」那人道：「你抓住了叫我如何會走？」雲中燕道：「我就放掉你，不怕你跑掉？」說着隨卽鬆手。那人果然不敢逃走。雲中燕押住了叫他南就南，叫他西就西，直押到步軍統領衙門。那人見是衙門站住了不肯走。雲中燕道：「你不能走，我就幫助你。」說畢一把抓住拉進門來。此時儀門已閉。雲中燕叫番役報進去。隆科多聽說捉住一人立命帶進來。雲中燕親自解進那人。問明一切，隆科多道：「偏勞雲義士了。」雲中燕謙遜了兩句。隆科多隨命預備酒肴請雲中燕喝酒。一時酒肴搬出。請雲中燕上坐自己主位相陪。就在席間帶上那人。隆

科多溫言詢問你幾歲了那裏人氏做什麼生理家中還有何人那人回年已二十八歲蘿頭爲生本京宛平人氏家中祇有一個老婆並沒有子女兩個兄弟是分房各戶的隆科多道你姓甚名誰那人道我姓紀名叫紀秋生隆科多道你今夜聚集的那些人都是姓什麼叫什麼那裏人氏作何生理今晚聚集爲的是什麼事紀秋生枝枝吾吾不肯實說隆科多道那一個爲首的發下一張字寫的是什麼紀秋生回稱不很識字不知道不敢妄說隆科多道你們爲什麼要穿號衣要戴假面具深夜聚集到底爲點子什麼紀秋生瞪着雙目一個字也回不出隆科多又問交給你一枝鋼針做什麼用處紀秋生祇裝做假俊一句話也不答隆科多道你倘是好好供出姑念爾無知盲從可以加恩免究還可以立刻放你家去倘然遊辭搪塞本大臣就要升坐法堂嚴刑審問了紀秋生道我是一個手藝工人不會講什麼嚴刑

治。我也很冤枉。隆科多叫帶過一邊。忽見雲中雁奔馬似的走入。挾着一捲。什麼衣服。一見。隆科多就道。號衣假面具都已取到。請大人鑒察。說罷。即把挾着的那捲衣服呈上。隆科多抖開。一瞧。號衣也還罷了。那假面具。其薄如紙。其韌如革。不知是什麼東西做的。瞧去瞧來。不識。遞給雲中燕。叫他瞧看。一面。叫雲中雁一同坐下。喝酒。雲中燕接到假面具。在燭光之下。覆去翻來。審視數回。拍案道。隆大人。這假面具是人皮做的。迭次發現的。剝皮案可破。獲了怪道呢。做得這般細緻。這般美觀。他們中定然有巧人。隆科多道。這廝。們真是慘無人理。隨道。二位可多喝一杯兒。我要暫時少陪了一面。傳話預備。夜堂熬審。紀秋生看官。步軍統領問案。可不比州縣法堂本轄各將弁。本衙各番役。全都分班伺候。站立兩旁。大杖小板夾棍。天平手靠脚镣木枷。鐵鍊各種刑具。無不全備。刀斧手。綑綁手。劊子手。整整齊齊。堂上掛起。膨燈。

案上點齊角燈，籤筒筆架，硃墨筆硯，一應全備。隆大人公升座，兩旁站立的人衆齊齊呼起堂威，真是威風凜凜。王法森森，怎是大胆的人到了這個地方？見了這副勢派，也要唬得六神無主。不由你不吐真情實話。當下隆科多紅頂花翎補服朝珠坐了出來，兩旁齊呼一聲。大人升堂了，百口齊呼。千聲一氣，真是驚天動地。撼岳搖山，隆科多舉筆在紀秋生名字上輕輕點了。一點分付帶紀秋生，兩旁齊聲便呼帶紀秋生。帶紀秋生一時，紀秋生帶上當堂跪下。隆科多喝道：「紀秋生，你若不真，直供須知法堂之上王法無情。」衆差役又齊齊呼喝。紀秋生究竟不是江洋大盜，瞧見這副勢派，已經唬得骨軟筋酥，連連叩頭口稱願招。此時招房已經磨好了墨，執筆舒紙，連催快招。來紀秋生於是將此事始末緣由一字不瞞細細供了一遍，把高坐堂皇的大金吾隆大人唬了個目瞪口呆，沒做道理處。原來號衣這與假面具。

都是維止社裏發出的。那紀秋生也是維止社社友中之一個。該社共有幾多社，乃并各社友的姓名年歲面貌就是同在一社的人也都不能夠知道。爲的是社友除了聚會之外沒有晤會之機。聚會的時候臉蒙假面具就不能認識他的真面目。身穿編號衣就不能知道他的真姓名。聚會的地方上一回在那邊下一回在此處。南北東西沒有一定的方向。開會的時候交換意見不准用語言。祇准用文字地址。既難尋訪聲音又難聽聞。每一回開會就有一個舊社友管理盤詰暗號。收發號衣之事。這一個差開一回會。調一個人臉上蒙有面具。僅能辨別聲音。調易頻頻苦難記憶。該社祇有四個首領。祇蒙面具不穿號衣。其餘新舊社友一概穿着號衣。就爲蒙着面具首領。何人究竟不曾認得。隆科多問到這裏。暗忖逆黨如此神祕。竟無隙漏可尋。叫人如何下手呢。不禁目瞪口呆起來。一會子心機一轉。隨命把紀秋生押。

到裏頭交與雲義士看管。一面向堂下道。今晚審問這一案關係十分重要。爾等都是在官人役須要嚴密關防在外不准私相談論走漏風聲好在我外邊也有人在密查的誰要洩漏了我立刻就會知道諭畢退堂踱了進來雲氏弟兄接着雲中雁道方纔爲了要緊不曾仔細稟聞我等候他們全數出去而後祇剩一個管衣服面具的在那裏就騰身飛入那廝一見我就逃去我不去追逐見櫥門未鎖開了門隨便取了幾件就回來了隆科多道難爲你辦的妥當現在紀秋生日供已經招認我爲他關係重大怕有機密泄漏就此退堂鋼針的用處不會根究雲中雁道逆黨如此機密本衙門各番役難保不有受該黨蠱惑的提到裏面審問很是妥當隆科多道我們同到籤押房問罷雲中雁道老弟你去帶這紀秋生籤押房來罷我伺候隆大人先走一步說着陪了隆科多徑到籤押房叫當差的都走出去。

一時雲中雁帶了紀秋生進來。此時籤押房中祇隆科多。雲中燕雲中雁利那紀秋生共是四人。隆科多也不叫他下跪。依然和顏悅色的問他。問道。你在維止社中是不是九十三號。回稱是的。隆科多道。你那首領給你的。那枝鋼針是做什麼的。紀秋生道。這一枝鋼針是毒藥針。針鋒上煉足毒藥。水鋒利無比。毒烈無比。一着人身見血封喉。只消略略刺傷。一見血。毒性由血外傳。絡脈內傳。臟腑立刻就要失命。首領交給我。是要我刺死一個人呢。隆科多問他要刺死誰。紀秋生道。是府尹烏大人問他。你們跟烏大人有甚仇怨。紀秋生回維止社跟烏大人毫無私怨。不過烏大人辦事太項真於維止社的行事多有不便。纔要刺死他呢。隆科多道。你會武藝麼。紀秋生道。我不會武藝。隆科多道。不會武藝怎麼。叫你去行刺。紀秋生道。皆因我執業是薙頭府尹衙門的頭都是我薙的首領。瞧見我能夠與烏大人近身。所以把行刺。

的事交給我去辦。隆科多道：你們那社中上下三等的人，都有麼？紀秋生道：怕都沒有麼。就爲太機密了，社友們不能晤會，不能通問，所以不很明白。隆科多問：你是誰引進的？紀秋生道：是一個太監，姓何的。隆科多向雲中燕道：這太監都有可見人類？很難。雲中燕道：就爲他人類雜防備，倒很不容易。隨向紀秋生盤問了好些。社中暗號，問畢鼓樓已報四更。隆科多叫把紀秋生收了禁，各自散去歇息。次日起身時，已近午。隆科多因起身得太晚，覺着有些頭暈，當差的請示開飯。隆科多道：我喫不下，叫他們先喫罷。原來隆科多與幕友們本是同桌會食的，現在傳話出去，師老爺們儘請先用。大人不喫了，櫥房照例開飯。當差的伺候不意，衆幕友纔喫得一碗飯，就一個個大呼腹痛，有痛得利害的，竟然跌在地下，滾來滾去。伺候的僕役一見，這個樣子，大驚失色，急忙報知隆大人。隆科多急出瞧看，見兩個幕友在地上。

打滾。其餘三人都。是雙手捧着肚子。愁眉鎖眼的呼肚子。疼痛。此時雲中燕。見過一見就喊了不得。中了毒了快請大夫去誰下的毒。倒先要根究。一句話提醒了隆科多。遂一面差人去請太醫。一面叫把做菜的廚子搬菜的僕役都拿下聽候根究。一時太醫請到雲中燕陪來診視。一過太醫道。這是中毒。雲中燕問中的什麼毒。太醫道大有似乎砒石毒。欲知衆慕友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解砒毒藥求黃防風

破逆黨兵困駙馬第

却說太醫說是大有似乎砒毒隨書方防風一味煎湯速服。雲中燕問怎麼祇有一味。那太醫道防風能解砒毒藥。貴中病不貴味。多說畢告辭而去。這裏衆幕友服了藥之後果然漸漸的一個一個都好了。隆科多叫把廚子

僕役提上隔別了細心詢問知道僕役是無干的釋放不問問到一個廚子名呌胡二的很有重大的嫌疑於是餘人一概不問專把胡三細心拷問胡三被逼不過供出也是維止社社友奉首領的令下毒藥在肴中毒死隆大人因大人喜歡四喜肉今兒恰好做這一看菜纔把砒末滲在肉內那裏知道大人偏不曾喫真是罪該萬死隆科多就要把他照律問罪雲中燕心機一動走到隆科多身旁附耳低言說了好一會子話隆科多點點頭隨道胡三你知道朝廷王法謀斃大臣該當何罪謀斃主人該當何罪胡三碰頭道小的該死小的應該千刀萬剮隆科多道你既然自己知道所犯是死罪我把你送縣究辦也不爲過現在加恩赦免許你將功贖罪你可知道感激胡三聞言連連叩頭道小的人非草木蒙大人恩宥自當赴湯蹈火靡骨碎身圖報萬一隆科多道能夠如此非特無罪還有功呢現在你用剩的毒藥總

還有快快交了出來。胡三立刻從懷中取出一個小瓶，呈與隆科多。隆科多接來一瞧，還有大半瓶藥末。問盡在於此。胡三回盡在於此。隆科多道：你當廚子很勞苦，我現在派你一個閒散差使罷。派你在客廳上當一個值客廳。以後社中有甚舉動，你須要立刻報。我知道胡三喜得沒口子的答應。當下隆科多就叫雲中燕到怡王府報知怡親王。怡親王聞報也喫一大驚。從這日起起居飲食就格外的小心留意。不在話下。這日是九月初八紀秋。生獲案已有六整日，依然毫無眉目毫無辦法。隆科多很是焦灼。晚飯之後，胡三忽然請見，說有要事。隆科多喚入，問他有何事。幹胡三道：初九晚上，社友又要聚會，聚會的地方在彰儀門大街駙馬第內新舊社友都到的。隆科多問：晚上什麼時候？胡三道：是黃昏時候。隆科多問：此外還有什麼？胡三回：沒什麼了。隆科多知道了，你去歇歇罷。胡三退出之後，恰巧雲中燕走來。隆

科多就把胡三報信的事向他說知。雲中燕道：逆黨全夥成擒就在今晚。皇上聖駕回宮也就在今晚。隆科多道：真個能夠如此？雲中燕道：實心做去。自然能夠。現在請大人會同怡王爺率領侍衛番役都不要穿着公服。一更時候在駙馬第四周暗暗的埋伏下。約計逆黨到齊之後把他前前後後一圍再由我率了血滴子弟兄騰身入內動手拿捕逃出來外面搜捕見一個拿一個見兩個拿一雙大衆齊心認真辦理。逆黨不是全夥成擒麼？逆黨既然全夥成擒大人細心熬審。聖駕藏匿在何處？不是一問就知麼？知道聖駕所在不是立刻可以迎駕回宮麼？隆科多大喜隨道：怡親王那裏煩你去知。照罷雲中燕應諾自去了。到了初九這日怡親王與隆科多依然登高的酒慶賞重陽。宛如沒事人一般。誰又知道他要去破獲逆黨呢？晚飯之後怡親王點了三百名侍衛。隆科多點了四百名番役都叫青衣小帽喬裝做尋常百姓。

姓三三五五都到彰儀門內大街取齊怡王爺隆大人也祇坐車並不乘轎雲中燕等一班血滴子全都夜行衣服背插剛刀一個個騰身上屋貼伏在駙馬第屋面之上只可憐維止社這一班社友蒙在鼓裏一點子消息都沒有還是問答暗號還是穿號衣戴面具還是用文字宣通意見悄悄潛潛靜靜穆穆的開會正這當兒陡聞屋頂上轟砰一聲巨響就這巨響裏四面喊呐之聲震天動地撼岳搖山齊喊休放走了休放走了衆社友大驚兩個頭領到這時光只好破例發言纔說得休慌兩個字早見窗格四動朴朴朴朴朴跳進了不少的人來都是衣黑如墨刃白如霜雄糾糾氣昂昂橫目四顧凶光射人爲首的兩個把刀向衆人指道要走的留下了腦袋去衆社友見了這一副勢派唬得都不敢逃走這爲首的正是雲中燕雲中鶴二雲指揮衆弟兄快給我一個個都綑了血滴子隊員一齊動手維止社社友是文

武對半的那班文的手無縛雞之力沒奈何只好束手受縛這一班武的騰身逃走血滴子隊員如何肯放手拔步飛追前有伏兵後有追兵如何還能夠漏網到三更左右所有維止社社友早已不分首從全夥獲案雲中燕還怕有漏網的叫衆弟兄掌了燈逐間逐間的搜查搜了一個更次又搜着了三個全夥逆黨共計一百九十三名經怡親王隆科多親自押着送到步軍統領衙門來這一夥人犯依然臉帶面具身穿號衣到了衙門隆科多立刻下令叫把該犯等假面具揭去露出本來面目再行審問衆番役答應一聲兩個服事一個霎時之間一百九十三個假面具全都揭下衆番役逐一細瞧不禁哎呀了一聲飛步入報回大人廉親王與祿貝子也在裏頭隆科多道祇把允禩允祿提進來先行問話餘犯分頭看管聽候審問番役應着出去一時提上隆科多回過怡親王怡親王叫提到籤押房問罷於是把允禩

允禩提到籤押房呌番役人等盡都迴避祇雲中燕淨修雲中鶴鄧起龍四個兒伺候怡親王隆科多並肩兒坐下廉親王禱貝子向上昂然挺立怡親王先問道允禩你們的結夥造逆叛上作亂種種逆跡我都不暇究問現在第一椿問你把主子藏匿在什麼地方快快供出我還可以作主從寬發落廉親王道你的話都是含血噴人的勾當我素來謹慎安分守己你自己要造逆知道我公忠體國很不便你所爲大遭你忌嫉竟然假傳聖旨率領凶惡番役無端圍我府第破我的家我不跟你計較引身下野暫避你的凶鋒如今惡焰無非等候聖明回朝據事直奏聽候聖明的處斷不意你爪牙衆多今晚又遭毒手現在在你手中我的性命生死恐憑你作主不過要誣我藏匿主子我可不敢承認隆科多道廉王爺我說一句不怕你惱的話你老人家果然安分守己怡王爺斷不會誣我你必是你老人家果有不是的地方不

盡安分不盡守已纔說到你的身上就說種種都時誣讐你難道私結維止
社家中安置削器消息私禁雲義士等私設地窟地道剝人皮做假面具私
造祕密暗話都是假的不成隆科多這一番話問得允禩啞口無言隆科多
又道廉王爺我替你算計機關已經破掉身子已經獲案就使沒有口供按
律科罪也斷難未減皇上總要回宮的你老人家不肯說出我們難道就此
尋訪不着麼那麼你的不說實話未必與你有益也未必與我們有害並且
還與你自己有大害呢爲什麼呢你倘說出了皇上的地方我們因此訪得
了皇上無論你所犯如何彌天大罪我們總替你求恩皇上與你究竟有手
足之情或者天恩浩蕩就此准我們所請不把你辦罪也說不定廉王爺我
勸你還是說實話的好允禩低頭細想默默無言怡親王道舅舅的話真乃
仁至義盡你是聰明人豈有不明事理自己裁度着行罷允禩到此真也沒

法只得從頭至尾細細說了一遍原來大破廉王府騷亂的當兒社友中有一個黑翅蜻蜓李三正在寢宮門外防護聽得風聲一陣緊似一陣知道大勢已去李三本來是個猾賊鬼計多端急中陡生賊智帶同賊夥四人闖入寢宮向雍正聲稱甘願護駕出險雍正帝不知是計點頭允許這黑翅蜻蜓李三卽把雍正帝從那地道內擁出這裏侍衛番役入宮搜索祇差得一步兒呢李三擁雍正帝出宮就在附近民家投宿了一宵次日叫人報知糖貝子糖貝子立刻打轎子來接把雍正帝直送到康熙老佛爺的皇陵上安置因此找遍九城杳無影跡後來維止社改組張蘭芳發出巧思活剝人皮做假面具其他的剝皮法子把那人先用麻藥麻倒然後用薙刀在額上輕輕割開卽用水銀從割開處注下水銀質沉下流極速只消用手向四週輕輕敲拍皮肉自會分離注到兩足祇一脫就完了現在廉親王盡行供出一字不

瞞。隆。科。多。道。那。都。是。李。三。的。不。是。與。王。爺。無。干。現。在。主。子。是。否。在。陵。上。廉。親。王。回。稱。確。在。陵。上。怡。親。王。道。咱。們。先。到。陵。上。去。接。駕。罷。隆。科。多。道。自。然。先。接。駕。接。了。駕。再。問。案。隨。派。四。名。血。滴。子。好。好。伺。候。廉。王。爺。祫。貝。子。爺。其。餘。人。犯。概。交。番。役。嚴。行。看。管。一。面。傳。話。提。轎。怡。親。王。與。隆。科。多。督。率。侍。衛。番。役。就。步。軍。統。領。衛。門。出。發。浩。浩。蕩。蕩。徑。向。皇。陵。而。來。行。抵。城。門。已。經。黎。明。時。候。傳。令。開。城。霎。時。城。門。大。開。番。役。在。前。侍。衛。在。後。最。後。三。肩。大。轎。一。肩。是。怡。親。王。乘。坐。一。肩。是。隆。大。人。乘。坐。一。肩。是。空。轎。預。備。迎。接。聖。駕。的。行。了。好。半。天。康。熙。的。皇。陵。已。經。在。望。欲。知。雍。正。帝。果。然。在。內。與。否。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回 怡親王迎駕回宮 妻道士剪綢戲帝

話說怡親王隆科多等一行人衆行抵康熙皇陵。怡親王隆科多都下了轎。帶同侍衛二十名闖進陵來守陵。軍士急忙報知恂郡王允禩。恂郡王大驚。

纔待出去瞧看怡親王等已經走了進來。恂郡王問你們來此何爲。怡親王更不打話。分付搜尋二十名侍衛分頭搜去。一時報稱皇上在配殿裏坐地。怡親王與隆科多急步奔入。只見雍正帝閉目而坐。允祥、隆科多奔至雍正帝面前雙膝着地。碰頭道皇上被困在此。奴才等救駕來遲。罪該萬死。雍正帝開目見是允祥、隆科多大喜道好孩子。你們竟會找到這裏來。朕躬無恙。呢。怡親王就把經過的事約略奏了一遍。雍正帝道難爲你們朕很嘉悅。現在允禩、允祿既都獲案。允禩允禍也是他們一起的。允禼近在陵。差給我先拿下。咱們也就回宮罷。隆科多應了兩個是帶領侍衛立刻把允禼拿下。進來覆旨。於是怡親王請雍正帝登了轎。傳令回京。一行人衆簇擁着聖駕。一路回京。雖不曾警蹕。比了出京到陵時光已經風光萬倍。一到京城。雍正帝立諭宗人府。叫把允禩、允祿、允禼都收了禁候旨辦理。一面降旨收捕允。

禩。次日雍正帝臨朝。朝見滿漢臣工。特派總理政務王大臣怡親王允祥。舅舅隆科多會同宗人府刑部審理允禩允祿叛逆重案。審實具奏。奉旨允禩革去親王允禴革去郡王允禩。允祿俱革去貝子並令查抄家產。後來又命革去黃帶子圈禁高牆。又把允禩削去宗籍。改名阿其那。允禩削去宗籍。改名塞思黑。滿朝文武都請把阿其那塞思黑明正典刑。雍正帝偏是不准。降了幾道很長的旨意。說得很是婉曲。很是仁厚。却暗地裏叫血滴子飛去。都結果了殘生性命。只說是惡貫滿盈。遭了天譴。隆科多密奏聖駕。蒙塵之時。奴才等四出問卜。遇着雲遊子的論字。婁道人的前知。纔能破獲奸謀。接回聖駕。雍正帝立刻下旨。命訪召雲遊子與婁道人近侍奉旨去訖。一時回奏。婁道人已經回南雲遊。子不知雲遊那裏去了。雍正帝道。雲遊子既然不知去向。只索罷了。婁道人在南中可降旨徵召。務要他來京一見。遂命內閣撰

詔一時撰成進呈。只見上寫着

師棲身巖壑抗志烟霞觀心衆妙之門脫屣浮雲之外朕奉希夷而爲教法清淨以臨民思得有道之人訪以無爲之理久懷上士欲覲真風爰命使車往申禮聘師其暫別林谷來儀闕庭必副招延無憚登涉欽此

隔了一個多月婁近垣應召來京雍正帝恰在暢春園駐蹕就命舅舅隆科多帶領引見在勤政殿召對婁道人照儀注三跪九叩嵩呼萬歲雍正帝問以神仙黃白修養之道婁近垣道皇上乃曠代聖人當今賢主受祖宗之付託臣愚以爲該以蒼生爲念臣遁跡草野無用於世區區末技何補盛治雍正帝聽了心下好生不快隨命賜齋却暗叫用毒藥酒傾入壺中試他的道行中毒身亡便非真道服毒不毒纔是神仙本係山野術士生死無足深論那裏知道御賜藥酒婁近垣當着雍正帝一飲而盡揚揚談笑竟如沒事人

一般雍正帝倒也駭然一時飲啖已畢。婁近垣向雍正帝道臣願乞借軟綢一疋剪刀一把。臣有小技願博皇上一笑。雍正帝立命取綢一疋剪刀一柄付與婁近垣。婁近垣接到手把綢隨意剪去。剪成一片片蝴蝶隨手剪成隨剪飛去。霎時之間滿宮中都是蝴蝶飛舞紛紛。雍正帝衣袂上都聚集了好幾頭。隨舉手捕一頭瞧視見雙翅栩栩是很活潑的一頭蝴蝶可愛的很。隨藏於袖中。只見婁近垣道怕失掉皇上的軟綢。隨舉手一招輕呼蝴蝶歸來。蝴蝶歸來。卽見庭院中蝴蝶紛紛歸集。霎時之間依然完成軟綢。一疋毫無散痕。不過中間缺一個蝶痕。雍正帝想起舉袖一瞧。一頭綢蝶在袖中隨問此一蝶還可以復完原狀麼。婁近垣道不能隨呼隨回可以湊集留在外面。旣久勢就不能再合了。雍正帝大爲忻賞。隨命舅舅隆科多陪到府第去好生管待。隆科多領了旨陪婁近垣到家方纔坐定。婁近垣道公爺我欲吐了。

說着。哩的一聲就嘔吐出來。可煞作怪吐出的東西盡化爲小雀。冲天飛去。
隆科多很是稱奇。看官北地早寒。十月中已經見雪。一日京中大雪積地一
尺多高。隆科多正在擁爐向火。家人入報。婁道人在園中臥雪浴冰。怕要凍
死。呢。隆科多慌忙奔入花園瞧時。只見他臥在雪地裏。熱得正汗出額上。熱
氣騰騰。不住手的用冰塊拭汗。呢。一見隆科多。就笑道。公爺熱得很。還是雪
地裏涼快點子。隆科多笑道。我師又在戲耍人了。如此嚴寒。何來酷熱。隆科
多把婁近垣種種異跡奏知雍正帝。雍正帝再命召對。降旨敕封爲垣妙真。
人婁近垣謝過恩。仍舊伏地不起。雍正帝問他還要什麼。婁真人道。臣愚求
皇上浩蕩宏恩。准放還山。雍正帝道士各有志。朕亦不能相強。准爾還山。是
了。隨命皇子們出來與婁真人相見。一時弘暉。弘昀。弘曆。弘晝。弘曇。弘
盼。福宜。福惠。福沛。十個皇子都出來相見。雍正帝道。婁卿。你有前知之明。瞧

朕這十個皇子中最有福的是誰。婁真人略一瞻視，胸中早已了然。隨奏都
很有福。不過內有一位是宏福如天的臣愚。知道他是六十年太平天子雍
正帝。問他是那一個婁真人。道這是天機臣愚不敢洩漏。雍正帝也只索罷
了。當下婁真人奉旨恩准還山。一路官迎官送異常風光。江西龍虎山張真
人聞得他名氣就特派法官聘他到山纂修龍虎山志。這都是後話。按下不
提。却說田文鏡自蒙特旨拔擢之後。一帆風順。年年升遷。此時已到河南。
總督田制軍因自己出身不由科目。見了科甲出身的屬員。很不歡喜。到任
之初。第一回。劾摺就參掉科甲州縣數十人。閩省官員無不凜然。一日有一
個鄰省制臺過境。特來拜謁。見面之下。那人就厲聲道明公身任封疆。有心
蹂躪讀書人。這是什麼意思。說給我聽。聽田文鏡白受其辱。竟然奈何他不得。
又一日。有一個新任祥符縣知縣王士俊的來轅謁見頭回兒見面照例。

庭參。田文鏡問他出身。這王縣令攢眉囁嚅。故意做出羞愧的樣子。停了好半天。纔答道。卑職不肖。讀了幾句聖賢之書。某科舉人。某科進士。某科散館翰林。實係科甲出身。慚愧得很。這幾句話明明是當面譏刺。田文鏡不禁大怒。斥罵了一頓。王士俊知道必不能免。回到衙門。立刻辦稿。辦了一個很长的公事。詳請免掉河南鹹地稅。田文鏡見了詳文。果然大怒。請幕友辦摺。參劾恰巧藩臺楊文乾來拜。田文鏡談起王令的事。并言已經辦摺。參劾楊藩臺。笑道。制軍中了王令計也。田文鏡道。我參掉他功名。怎麼倒又中他計呢。楊藩臺道。大凡書劄子最是好名。他明知制軍跟他要過不去。故意動這公事。挑逗得參劾纔好沽名釣譽。此刻參劾不是中他的計。成他的名麼。田文鏡道。這廝如此可惡。我偏不中他的計。隨命辦摺的幕友。把摺稿撕了。不意恰恰中了那位藩臺的計。不到兩個月。楊藩臺升了廣東巡撫。就把這王縣。

令指調了去田文鏡事後方知自己也很好笑。因見李衛由雲南布政使升爲浙江巡撫兼管兩浙鹽務現在升爲浙江總督又新奉恩命江蘇所屬七府五州一切盜案多叫他管理恩眷這麼隆崇相形之下很是見绌忖到吏治的振作一個兒心思才力究屬有限幕府中幾位幕友又都是庸才祇能循例辦公決難出奇濟變於是虛心延訪廣求奇材訪來訪去竟被他訪着了一位不世出的奇才此人是浙江紹興山陰人姓鄖名叫進德遊幕公卿已逾十載大河南北都稱他做鄖先生這鄖先生有個叔父素無赫赫之名偏有庸庸之福人很木訥一竟在杭州教讀前年靠着進德的交情薦在浙江撫臺衙門幕府中喫一碗清閒現成飯撫院問他這也不曉得那也不知道簡直是一無所能的木人兒到了年終叫他代寫了一個請安摺子因爲請安摺子的字少不過祇浙江巡撫臣某某跪請聖安這幾個字就完了那

裏知道隔不上幾時原摺發回上有雍正帝御筆親書硃書大字寫着朕安。鄖先生安否七個字撫院大驚失色忙問老夫子名聞九重聖上也認識老夫子大筆麼那鄖先生仍是木然從此撫院就不敢輕視他送與千金重修這位老鄖先生終年不辦一事不過寫一個聖安例摺有一年老鄖先生恰巧病了跪請聖安的摺子由別個幕友寫了忽奉廷寄查問鄖先生是否健在有無他故着卽覆奏撫院大駁一面據實奏聞一面急忙延醫替他診治後來李衛接了任也就請他當這個聖安摺子的要差也不知道他與雍正帝有什麼淵源問他他也不說現在這鄖進德却是奇才多智與乃叔大不相同田文鏡請到了他也就刮目相看待以國士之禮一日河南府來一角詳文叙的是孟津縣居民翟世有向來耕種爲業本年四月有陝西三原縣人叫做秦泰的販買棉花來孟遺失紋銀一百七十兩翟世有在路拾獲歸

告伊妻尋過原主給還不取分毫並不受謝義舉清操合當仰懇憲恩給屬嘉賞等語鄖進德就向田文鏡道翟世有這一件事可以專摺入告請旨立碑獎勵田文鏡道題目不無太小鄖先生道正惟小題纔可以大做摺子上去定有好音到來田文鏡心上頗不爲然因鄖先生入幕以來第一件主張不好意思不從他隨道既是鄖先生要這麼辦就這麼辦是了鄖先生辦好摺子隨卽發出過不多幾時上諭到來田文鏡衣冠開讀只見上寫着

天下之治平在乎端風俗而風俗之整理在乎正人心若人之存心果能守法奉公安分知足則不貪苟得之財不爲非理之事衾影無愧俯仰寬舒而和氣致祥自然灾害潛消諸福畢至子孫並獲安享所謂積善之家必有餘慶也朕愛養黎元教誨諄諄至詳且悉惟期薄海內革外薄從忠以成蕩平正直之治而地方大吏有司等既不能躬行禮讓以爲民之倡

復不能懇切周詳以宣朕之訓是以還淳返樸之風不多概見朕心實企望之今見孟津翟世有之事乃風俗休美之明徵國家實在之祥瑞也朕心深爲嘉悅夫秉彝好德人心所同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宇宙之大兆民之衆豈無崇廉尚義之人止因大吏有司不以民風醇薄爲念或遂至湮沒不彰耳果能化導訓迪於平時而遇忠孝節義之人敬禮表揚以爲衆人之勸則奮發興起豈不成比戶可封之俗乎翟世有着給與七品頂戴仍賞銀一百兩以旌其善凡人境遇之豐嗇貧富皆有一定之數不可以倖而致假若貪者有餘而廉者不足則是定數不足憑而天道不可問矣無奈世人貪心一萌遂以明白淺顯之理不能知覺而見利思義不拾遺金便爲古今罕覲之事如翟世有者乃耕田力作之農民未必備讀聖賢之詩書法古人之行誼而天性樸誠不欺暗室用能化導其妻共成義舉

是以令聞達於朝廷拜章服帑金之賜如但計一時之利所得不過百餘金用輒易罄較今日之榮名豈啻霄壤之分哉儻人人觀感興起皆能如此存心則不但成讓路讓畔之休風而本人亦必受上蒼之嘉祐荷國家之恩榮詎不美歟上年京城內有鋤草夫役六十一者於伊草車內拾得銀五十兩不肯私取當官呈出隨經該管官員奏聞朕已降旨獎賞此事與翟世有之還金相類朕爲人心風俗起見特頒此諭通行曉諭內外官民人等知之欽此

田文鏡大喜向鄖進德拱手道佩服佩服過不多幾時歸得府商邱縣賣麵貧人陳懷金拾獲遺金二十四兩又全數付還銀主力辭酬謝田文鏡又欲專章入奏鄖先生道這一回可不比頭回兒了田文鏡道不得嘉獎了麼鄖先生道雖也得着嘉獎總沒有頭回的得利田文鏡不信不意摺子上去之

後硃批下來。不過陳懷金賞着一個九品項戴，并五十兩銀子。並無另旨。文鏡至此更把鄖先生佩服到個五體投地。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一回 田文鏡特疏劾親臣 雍正帝加恩寬元舅

話說河南總督田文鏡把鄖進德佩服到個五體投地。鄖先生謙讓了幾句。隨問明公要做名督撫呢？還是要做尋常的督撫？田文鏡笑道：「那自然要做名督撫。誰甘做尋常督撫呢？」鄖先生道：「明公既然要做名督撫，一切事情由我作主。別來掣我的肘，還你做成功很有名的名督撫？」田文鏡道：「自然悉聽先生主裁。」鄖先生道：「那麼我就要辦一件事先替公明起草。一個章奏由我起草。由我發贍。由我拜發。摺中的話一個字也不許明公瞧見。這一個奏摺，到京明公的大事成功了，不知能否信我？」田文鏡道：「先生替我畫的策，總不會有錯誤。完全拜託費心替我辦理。我總不來問信。就是說着兜頭一揖，鄖

先生笑着還禮。正下鄖先生回到房中，閉了房門。一個兒精心辦理摺稿，埋頭伏案。整整的兩日，纔把摺稿辦好，喚摺奏老夫子到房中，眼看他謄寫。謄寫完畢，叮囑他嚴守祕密，不准走漏風聲。隨卽封固鈐印，恭代拜發。田文鏡當在上房聽得轅門上突發九砲，駭問什麼事。家丁忙查看一時，回稱是鄖師老爺拜摺。不曾見過你去見鄖師老爺說我的話。要摺底來。一看家丁應着出去，依舊空手回來。問他怎麼了。那家丁道：鄖師老爺叫回老爺話這件事。鄖師老爺與老爺當面說過。老爺答應他不問信。鄖師老爺纔敢放胆做去。老爺要瞧摺底，早呢。現在纔祇拜發。隔掉三日，料此摺已經到京。鄖師老爺自會送與老爺瞧的。這都是鄖師老爺分付的話。小的不敢不回。田文鏡沒法只得罷了。候到第三日，依然不見把摺底送來。不能再耐，派人去取。一時回稱少停。鄖師老爺親自送來。田文鏡道：我可沒有那。

麼大功夫等他我親自問他要去看他還用什麼法子來搪塞說着起身就走那家丁跟着出來只見鄖進德正與幕友們談天呢田文鏡跨進就道鄖先生三日之約已到鄖先生一見忙道明公這麼性急我正要親自送進來呢說着就懷中取出那摺稿雙手遞與田文鏡田文鏡接來一瞧見寫着奏爲國戚重臣貪婪不法紊亂朝政欺罔聖明謹據實列款糾參事瞧到這裏心裏先一跳道彈劾誰呢再瞧下去見寫着竊太保吏部尙書一等公舅舅隆科多自受任以來曉得直跳起來連喊吾命休矣鄖先生我這回吃你葬送了也非但丟官怕性命都要不保呢衆幕友見田文鏡如此着急不知鄖先生闖的什麼禍也都替他捏一把汗各人都目注着田文鏡靜聽他的發話田文鏡瞧摺稿越瞧越唬越唬越急竟然急出滿頭大汗來一是瞧畢把摺稿遞於衆幕友衆幕友見了也都伸出了舌頭半晌縮不進去看官隆科

多是雍正帝元舅又建立下這許多大功受康熙帝顧命扶雍正帝登基代領血滴子大破廉王府問卜婁道人偵破維止社駙馬第捉住奸王皇陵中尋獲真主既封公爵又加太保本職吏部兼管步軍這麼的親信這麼的恩榮田文鏡一個外省總督又是漢軍動摺彈劾不要說田文鏡要曉當時衆幕友要曉就是看官們也要莫明其妙呢原來隆科多人極機幹但是廉王誅殛之後官高爵顯既加太保又賞黃馬褂開氣袍寶石頂就不免恃功驕恣漸漸的橫行不法雍正帝雖也聞知悉與隱忍偏偏隆科多還不知謹慎語言鹵莽舉動粗忽跟雍正帝閒談自擬爲諸葛亮并言白帝城受命之日即是死期已至之時又言現在各省提督之權甚大一呼可聚二萬兵又言漢人俱不可信雍正帝要調取年羹堯來京隆科多又言調取年某來京必生事端竭力諫阻雍正帝已經是忍無可忍偏他還不知自檢對於滿漢

百官總是遇事需索累萬盈千不厭不倦雍正與怡親王密議出一個法子。偵查他舉動叫怡親王薦一個僕人與隆科多隆科多見是怡王所薦自然另眼看待偏那僕人作事十分勤慎應對十分敏捷不由人不信任又誰知是雍正派來的偵探呢從此公府中虱大的小事無不立刻上聞雍正帝很不爲然要把他辦罪偏偏中外大臣沒一個敢彈劾他的無從發端究辦不知怎麼九重的隱情竟會被這位鄖師老爺探聽得明明白白所以放胆辦這一個參摺列款糾參到他四十一款田文鏡不曾知道自然要心慌意急大大發跳當下鄖先生道明公不要着急仔細急壞了貴體好在晚生不會逃走倘有處分我鄖某一個兒承當明公儘可把鄖某奏請正法也田文鏡見事已成事埋怨他也沒用只好聽其自然過不多幾日旨意下來隆科多深負朕恩着卽革職發交順承郡王錫保刑部尙書史貽直接款嚴行審

問。并諭錫保等破除情面不得。稍有瞻顧。田文鏡倒此時。候一塊石頭方纔落。地。鄆先生笑。問道。明公今日可以信得過。晚生了。田文鏡道。了不得。你老子。真是智多星。料事如神。佩服。佩服。鄆先生道。料事如神。呢。不敢當。總算晚生。不曾有誤。明公前程。過了。幾天。京中寄來邸報。只見有一摺。是順承郡王錫保等遵旨審奏。隆科多罪案。田文鏡留心瞧下去。只見列舉出大不敬。之罪。五款欺罔之罪。四款紊亂朝政之罪。三款奸黨之罪。六款不法之罪。七款貪婪之罪。十六款共四十一款。搖頭道。利害。利害。隨瞧下去。只見上寫着。

查隆科多私鈔玉牒收藏在家。大不敬之罪。一。將聖祖仁皇帝欽賜御書貼在廂房。視同玩具。大不敬之罪。二。妄擬諸葛亮奏稱白帝城受命之日。即是死期。已至之時。大不敬之罪。三。盛京兵部主事馬岱之事。屢奉聖諭。

隆科多明知干犯復行妄奏大不敬之罪四皇上賞銀三千兩着令修理公主墳。隆科多遲至三年竟不理。大不敬之罪五聖祖仁皇帝升遐之日隆科多並未在御前亦未派出近御之人乃詭稱伊身曾帶匕首以防不測欺罔之罪一狂言妄奏提督之權甚大一呼可聚二萬兵欺罔之罪二時當太平盛世臣民戴德守分安居而隆科多作有刺客之狀故將壇廟桌下搜查欺罔之罪三妄奏被參知縣關敵原係好官欺罔之罪四皇上謁陵之日妄奏諸王心變紊亂朝政之罪一妄奏調取年羹堯來京必生事端紊亂朝政之罪二妄奏舉國之人俱不可信紊亂朝政之罪三交給阿靈阿揆叙邀結人心奸黨之罪一保奏大逆之查嗣庭奸黨之罪二徇庇傅鼐沈竹戴鐸巴海不行查參奸黨之罪三比暱伊門下行走之蔡起俊奸黨之罪四徇庇阿錫鼐法敏將倉場所奏浥爛貯米着落歷年

監督分賠之案巧爲袒護具奏奸黨之罪五曲庇菩薩保屬託佛格免參奸黨之罪六任吏部尙書時所辦銓選官員皆自稱爲佟選不法之罪一縱容家人勒索財物包攬招搖肆行無忌不法之罪二循庇提督衙門筆帖式詹泰屬託吏部侍郎勒什布改換成例不法之罪三發遣西安人犯應給口糧並赤金等處應裁應補兵丁之處故行推諉欲以貽誤公事不法之罪四因係佟姓捏造惟有人冬耐歲寒之語向人誇示以爲姓應圖識不法之罪五自知身犯重罪將私收金銀豫行寄藏菩薩保家不法之罪六挾勢用强恐嚇內外人等不法之罪七索詐安圖銀三十八萬兩貪婪之罪一收受趙世顯銀一萬二千兩貪婪之罪二收受滿保金三百兩貪婪之罪三收受蘇克濟銀三萬六千餘兩貪婪之罪四收受甘國璧金五百兩銀一千兩貪婪之罪五收受程光珠銀五千兩貪婪之罪六收受

六。格。貓。晴。喚。紅。寶。石。貪。婪。之。罪。七。收。受。姚。讓。銀。五。百。兩。貪。婪。之。罪。八。收。受。
張。其。仁。銀。一。千。兩。貪。婪。之。罪。九。收。受。王。廷。揚。銀。二。萬。兩。貪。婪。之。罪。十。收。受。
吳。存。禮。銀。一。萬。二。千。兩。貪。婪。之。罪。十一。收。受。鄂。海。銀。一。千。五。百。兩。貪。婪。之。
罪。十二。收。受。佟。國。勳。銀。二。千。四。百。兩。貪。婪。之。罪。十三。收。受。佟。世。祿。銀。二。
千。兩。貪。婪。之。罪。十四。收。受。李。樹。德。銀。二。萬。一。千。四。百。餘。兩。貪。婪。之。罪。十五。收。
受。菩。薩。保。銀。五。千。兩。貪。婪。之。罪。十六。以。上。罪。狀。昭。著。隆。科。多。應。挺。斬。立。決。
妻。子。入。辛。者。庫。財。產。入。官。

田文鏡瞧畢不禁駭然見硃批是另有旨欽此寥寥數字暗忖這姓鄖的真是能人他早知道皇上厭惡隆科多特借我的官銜施展他的本領但是外面不知道的人只道我言聽計從在朝廷有非常的權力纔上得一個摺子就把勢焰騰天的隆科多參掉以後見了我不知要怎樣怕懼呢想到這裏

很是得意。不言田文鏡在河南得意。且說北京雍正皇帝自從大難夷平之後。對於那班功臣很是不滿。拿住一個不是。先把年羹堯抄了家。賜了帛然後。想一個法子。弄得那班血滴子。自相殘殺。風流雲散。在下因在八大劍俠。血滴子兩書中已經詳細敘述。不再贅筆。現在有這湊趣的田文鏡。動摺糾參。就很很下旨。究辦隆科多順承郡王錫保覆奏上來。雍正帝龍顏大喜。却故意做出不忍的模樣。召集議政王大臣內閣九卿問道。隆科多係朕之元舅。現在所犯四十一款重罪。已經審實。究竟是否情真罪當。萬一稍有屈枉。或失之過重。或失之過輕。爾等應知。失之輕果不足論。失之重朕何以對皇太后乎。雖懲辦奸貪。是祖宗定制國家大法。朕斷不敢以一己之私情。稍抑國法。總要於行法之中。不悖推情之誼。爾等可據實奏聞。雍正纔語畢。閨殿中滿漢臣工齊奏實係罪狀。昭著法無可宥。請照原擬。將隆科多斬立決。妻

子入辛者庫財產入官以戒奸貪而快人心雍正帝道隆科多所犯四十一
款實是罪不容誅但皇考升遐之日召朕之諸兄弟及隆科多入見而降諭
旨以大統付朕是大臣之內承旨者惟隆科多一人今因罪誅戮雖於國法
允當而朕心則有所不忍隆科多忍負皇考及朕高厚之恩肆行不法朕既
誤加信任於初又不曾嚴行禁約於繼今惟有朕身引過而已在隆科多負
恩狂悖以致臣民共憤此雖伊自作之孽皇考在天之靈必昭鑒而默誅之
隆科多免其正法於暢春園外附近空地造屋三間永遠禁錮伊之家產何
必入官其應追贓銀數十萬尙且不足抵賠著交該旗照數追完其妻子亦
免入辛者庫伊子岳興阿著革職玉柱著發往黑龍江當差滿漢諸臣齊聲
道皇上仁慈寬厚堯舜所不及也雍正帝遂下旨着工部派員在暢春園外
建造住屋三間把隆科多禁錮在內養老送終也算是國戚功臣的收場結

果雍正帝見年羹堯隆科多盡行擢滅自己改詔謀皇的痕跡揩抹得干干淨淨再沒有人知道的了心下不禁快然不知若要人不知除非已莫爲阿其那塞思黑雖已誅殛血滴子雖已自滅年羹堯隆科多雖已賜死禁錮但是那阿塞兩人的餘黨散在外面的難保其必無原來維止社各社友在駙馬第破獲之日恰值天色黎明人事擾攘大家忙亂着拏人社友飛毛腿張雲如本來是個飛賊他見上屋的同黨都被生擒活捉知道屋面上這一條路不很穩妄仰首見大廳上有隻扁額寫着恩榮堂三個大字很可以藏身遂躡身上扁躲在裏頭靜悄悄不發一聲下面差役雖衆倒都不會留意張雲如直躲到次日晚上纔鑽出來跳下地渾身上下都是灰塵抖了個乾淨纔偷偷逃出在京不敢停留想起江南大俠甘鳳池跟自己有一面之緣現在無處存身不如到南中找甘鳳池去行到江南聽得路人紛紛議論說江

南主考查嗣庭爲了出了個維民所止試題大觸忌諱已經奉旨革職拏交三法司究問了張雲如心中一動暗忖維止兩個字是我們的社名取義是雍正殺頭怎麼這位大主考與我們同心起來因要緊訪尋甘鳳池不暇研究別事不意訪來訪去都說甘鳳池帶了他內眷陳美娘出外去了張雲如資斧告竭沒法奈何只得假稱精於符咒善治百病在寧鎮蘇常各城鎮設攤賣符糊口而已一日在常州府城賣符忽來一個老者問癲狂病也治得好麼張雲如一見那人不覺大吃一驚欲知老者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二回 能臣封章完夙案 明主垂拱慶昇平

話說飛毛腿張雲如在常州城中設攤賣符忽見來一老者問癲狂病會治不會張雲如見那老者面貌活似順天府府尹烏大人喫了一驚忙道可以治一切疑難雜症都能夠治尊駕貴姓呀那老者回稱姓烏雲如道莫非就

是烏大京兆烏大人麼。那老者道：那是舍弟雲如纔知道他是同胞兄弟。隨道府上誰有貴恙。老者道：是家慈。雲如道：原來是老太太。最好先到府上見見老太太。給老太太請請安。再定治法罷。那老者道：可否請先生就此小衛去張雲如應諾。立刻跟着那老者前去。原來這位老者名叫烏申伯。甲榜出身官爲常州府學教授。與大京兆烏齋是同胞弟兄。老太太年已八旬。因年老多病。不願居京。所以倒是教授迎養在任。登州原籍只剩下人們看守。房屋而已。當下烏教授陪張雲如到學署。告知老太太的病爲了瞧京報起的。張雲如道：敢是令弟大京兆有甚變端。麼。烏教授道：舍弟幸無事。舍弟的好友查嗣庭壞了事。家慈怕舍弟牽連受禍。大致是憂出來的。張雲如道：京報在否？可否借來一觀。烏教授道：便當便當。隨檢出那張京報遞與張雲如。雲如接來瞧時。見是一道煌煌諭旨。

諭內閣九卿翰詹科道等查嗣庭向來趨附隆科多。隆科多曾經薦舉朕令在內廷行走授爲內閣學士後見其語言虛詐兼有狼顧之相料其心術不端從未信任及禮部侍郎員缺需人蔡珽又復將伊薦舉今歲各省鄉試屆期朕以江西大省須得大員以典試事故用伊爲正考官今閱江西試錄所出題目顯露心懷怨望譏刺時事之意料其居心淺薄乖張平日必有紀載遣人查其寓所及行李中則有日記二本悖亂荒唐怨誹捏造之語甚多又於聖祖仁皇帝用人行政大肆訕謗以翰林改授科道爲可恥以裁汰冗員爲當厄以欽賜進士爲濫舉以戴名世獲罪爲文字之禍以趙晉正法爲因江南之流傳對句所致以科場作弊之知縣方名正法爲冤抑以清書庶常復考漢書爲苛刻以庶常散館爲畏途以多選庶常爲蔓草爲厄運以殿試不完卷黜革之進士爲非罪熱河偶然發水則

書淹死官員八百人其餘不計其數又書雨中飛蝗蔽天似此一派荒唐之言皆未有之事而伊公然造作書寫至其受人屬託代人營求之事不可枚舉又有科場關節及科場作弊書信皆甚屬詭祕今若但就科場題目加以處分則天下之人必有以查嗣庭爲出於無心偶因文字獲罪爲伊稱屈者今種種實蹟見在尙有何辭以爲之解免乎爾等漢官讀書稽古歷觀前代以來得天下未有如我朝之正者况世祖聖祖重熙累治八十餘年深仁厚澤淪肌浹髓天下億萬臣民無不坐享之福我皇考加恩臣下一視同仁及朕卽位以來推心置腹滿漢從無異視蓋以人之賢否不一各處皆有善良各處皆有奸慝不可以一人而概衆人亦不可以一事而概衆事朕惟以至公至平之心處之爾等當仰體朕心各抒誠悃交相勉勵殫竭公忠無負平日立身立德之志或一二心術不端者亦宜清

夜自省痛加悛改朕今日之諭蓋欲正人心維風俗使普天率土永享昇平之福也爾等承朕訓旨當曉然明白勿存疑愧避忌之念但能恪慎供職屏去習染之私朕必知之朕惟以至誠待臣下臣下有負朕恩者往往自行敗露蓋普天率土皆受朝廷恩澤咸當知君臣之大義一心感戴若稍萌異志即爲逆天之人豈能逃於誅戮報應昭彰纖毫不爽諸臣勉之戒之查嗣庭讀書之人受朕格外擢用之恩而伊逆天負恩譏刺咒詛大干法紀著將查嗣庭革職拏問交三法司嚴審定擬欽此

張雲如瞧畢隨道恭繹諭旨並無累及克齋京兆的意思即使平日朋友要好已有痛加悛悔恪慎供職的訓語也決不會牽累現在老太太如何模樣晚生擬進去望望烏教授道家慈哭笑不常語無倫次當下陪張雲如到內堂只見烏老太太正在那裏罵人呢烏老太太一見張雲如卽道這位是神

仙神仙來了快快救我這裏的人。都要謀害我性命。張雲如道老太太別怕。有我在此誰也不敢輕惹。老太太忽然兩眼一楞。道給我快快滾出去。要謀害我性命的就是你。張雲如見老太太兩眼發直。知道無非是痰迷心竅。遂從懷中取出一個藥瓶。倒出些丸藥。叫他用水吞服。烏老太太道。我沒有病。不喫藥。張雲如道。老太太果然無病。但是操勞家務。身子是虧了。這是補藥呢。烏老太太聽說是補藥。倒也要喫了。烏教授倒上一杯開水。老太太果然一撮一撮的吞。一時吞畢。張雲如念動咒語。畫了三張符。叫他焚化。吞下。辭別出來。次日烏教授來說。老太太吞過神符之後。吐出了不少的痰。清醒了好些。雲如大喜。叫他再吞丸藥。原來張雲如的丸藥是礞石滚痰丸。對於老太太這病。恰巧是對症。發藥偏偏事有湊巧。烏克齋新承恩命升了禮部侍郎。老太太心裏一歡喜。病就好得快了。從此張雲如神符治病之。

名傳遍常州一府事有湊巧常州府知府馬世炳的兒子病了驚風也請他去診治偏偏張雲如拿板倣勢不肯應允馬太守愛子情殷只得派丁持片并捐了轎子來接雲如纔允了遂坐官轎入府衙門馬太守春風滿面的接出張雲如見馬太守銀盆白臉濃黑鬍子眼角眉梢生得很是威嚴彼此打恭通話馬太守說了無數仰慕的話隨請張雲如到上房只是少爺纔祇三四歲睡在床上兩眼上翻形勢很怕人雲如走近身伸手向少爺肚腹上一候覺着肚腹堅硬知道是食厥馬太守問可治不可治張雲如道病極危險但是還有一線生機隨書符三道叫焚化了用枳實六榦湯沖服服過符能大便就有希望病勢不變可就沒有法子馬太守大喜一面置酒款待一面叫快快煎湯吞符看官這食厥的病食一消病自然會好這張雲如符咒雖是胡話他却深明藥性識得病機所以診治各症都能應手輒效不過他不

肯說是醫藥。總說是神符。爲的是神符治病能夠轟動一時。呢。當下馬世炳的兒子服下神符之後。不過半個時辰。腹中就轆轤大響。連放臭屁。馬太守大喜。急令焚服第二符。服下之後。臭屁放得更多。連環不已。接服第三符。却就便了。勢急氣迸。不及上馬桶。便了一床被褥。淋漓都是糞水。馬太守得信。顧不得污穢。踏進上房瞧看。只見少爺已經起坐。大呼腹飢。要東西喫。快活。得什麼相似。走到外面向張雲如再三稱謝。連稱神符真是神效。張雲如異常得意。從此之後。馬世炳太守替他逢人稱道。到處表揚。張雲如的符咒。就此傳遍常州一府。漸漸的愈傳愈廣。常鎮蘇松四府地方。差不多沒一個人不知道。雲如往來南北。生意很是發達。北自江寧。南及松江。無不爭先恐後的延請。他一日有一少年來訪。那人生得劍眉星眼。虎背狼腰。并且舉動倜儻。語言豪爽。很像是個英雄模樣。問他姓名。偏又笑而不悅。張雲如很。

疑。再三請問那少年笑道我們萍蹤浪跡不過是暫時聚首又何必尋根究底定要通姓道名張雲如道不是這麼講咱們英雄結識最要的是露膽披肝現在連很尋常的姓名都不肯真實說出那裏再談得到肝胆呢那少年點點頭道說得也很有理不過一個人要人真心待己須自己先真心待人現在尊駕的神符治病歷著奇效果然真是神符之力麼自己挾詐欺人倒賣備人不披肝露胆張雲如聽了猛喫一驚隨道符咒不神那裏有如此效驗那裏會有這許多信服的人那少年道治病應手輒效不能說你不神但是天下之大難道都是無目之人究竟是藥的神靈還是符的神靈我也不必說出大概施術的自己總會明白張雲如向少年打諒了一會子恍然有悟隨道你這位英兄這麼靈心慧眼這麼義俠英雄莫非就是江南大俠甘鳳池兄麼倘說不是甘鳳池決不會如此磊落如此蕭灑那少年大笑道張

兄。眼。力。真。是。不。錯。原。來。這。少。年。果。然。就。是。江。南。大。俠。甘。鳳。池。這。甘。姓。本。是。江。南。大。族。是。三。國。時。東。吳。大。將。甘。寧。之。後。族。大。支。繁。各。省。都。有。分。枝。鳳。池。之。祖。甘。輝。在。明。朝。賜。姓。延。平。王。部。下。官。爲。中。軍。提。督。爵。封。崇。明。伯。永。歷。末。年。死。於。金陵。之。役。鳳。池。的。老。子。甘。英。在。延。平。嗣。王。鄭。經。部。下。當。一。個。中。軍。守。備。康。熙。二。十。二。年。清。兵。入。臺。灣。甘。英。跟。隨。主。帥。劉。國。軒。出。屯。牛。心。灣。清。兵。前。鋒。藍。理。曾。誠。吳。啓。爵。張。勝。許。英。阮。欽。爲。趙。邦。試。等。七。船。搶。進。灣。來。甘。英。駕。舟。突。浪。而。前。縱。火。焚。燒。敵。船。風。發。潮。湧。清。前。鋒。七。船。簸。蕩。飄。散。清。軍。水。師。提。督。施。琅。親。督。大。船。衝。圍。赴。援。甘。英。與。劉。國。軒。分。軍。爲。兩。翼。夾。攻。清。軍。甘。英。一。箭。射。中。施。琅。右。目。無。奈。施。琅。是。個。勁。敵。分。兵。三。路。拚。命。殺。來。下。令。不。列。大。陣。用。五。艘。攻。一。艘。的新。戰。鬪。法。甘。英。隨。着。劉。國。軒。猛。發。火。箭。噴。筒。毒。焰。漲。天。怎。奈。清。軍。利。害。異。常。至。死。不。退。甘。英。力。戰。身。亡。大。小。戰。艦。三。百。餘。艘。都。被。焚。燬。劉。國。軒。從。

